买不到《故事会》怎么办？请拨打电话：11185

故事会®

2018
7月上
STORIES



上海文艺出版总社

13

故事 正芳华




乐
众乐杂志馆

“2018年中国十大幽默故事”评选活动正式启动

写最好稿　评最幽默　拿最高奖

为鼓励广大作者创作出老百姓最喜爱的幽默故事，中国幽默故事基地上海金山山阳镇与《故事会》杂志社，联合推出“2018年中国十大幽默故事”评选活动。

评选范围：2018年在《故事会》“幽默世界”栏目发表的所有作品。

评选方法：1.每季度评选出6篇季度奖作品（原则上每期1篇）。2.荣获季度奖的作品再参加年度总决赛，经专家评选及网络投票，选出“2018年中国十大幽默故事”。

奖项设置：季度奖奖金为每篇1000元，全年共24篇；年度奖奖金为每篇3000元，全年共10篇。所有获奖作品将颁发获奖证书。

来稿请寄：上海市黄浦区绍兴路74号《故事会》杂志社，邮编：200020；征文信箱：gushihui999@126.com。请作者自留底稿，参赛稿一律不退。



没做对的一道菜



丁娴瑶 故事会红版编辑
Ding Xianyao Stories Editor

阿钟大学毕业后，没去找对口的工作，而是用攒的奖学金报了个烹饪班。

学烹饪，阿钟是认真的，他像备战高考似的，钻研着各种烹饪教材；也像小学生用描红本练字一样，照着教学步骤，反复练习基本功。师傅上实践课时，阿钟紧盯着师傅做菜的每个步骤，无论是切食材下刀的角度、翻炒菜时的火候、颠锅的次数……阿钟都熟稔于心。

一年后，阿钟迎来重要的一场“出师考”——复制师傅的一道菜。要知道，平时他就被戏称是“师傅克隆体”，连师傅炒菜时的微表情、小习惯都学了去，这次要复制师傅的一道菜，又有何难？只是不知怎么地，阿钟没能通过考试。他不明白是哪里出了错，就带着考试时的视频去请教师傅。师傅看了半天也挑不出毛病，只劝他明年再努力。

小时候，碰到解决不了的难题，阿钟都会找母亲倾诉，而现在他长大了，母亲能替他解答的问题越来越少了。阿钟回到家，母亲问他：“怎么，没通过？”

阿钟激动地说：“这菜我也不是第一回做，我先是45度角下刀把肉切片，然后……”阿钟情不自禁地在母亲面前演示起做菜的步骤来，可演示到一半，他停下了，不耐烦地说：“唉，跟您说这些也没用，连师傅都不知道我错在哪儿！”

母亲问道：“你刚才有个动作，是学你师傅用手往锅里投调料，对不对？”

“对，师傅说，用手抓调料，更好掌握度，我跟着师傅练了很多次，不会错！”

母亲笑了笑，说道：“儿子，你知不知道自己紧张的时候，左手会不自觉地发抖？小时候每次打预防针前，你就会这样……”母亲还没说完，阿钟已恍然大悟：他平时做这道菜，得心应手；可考试时做，他紧张了，紧张得手抖他都没在意，投下的调料却不再精准！

母亲说：“明年再努力吧，功夫真要是练到家了，就算是考试也不会紧张！”

阿钟问：“我已经浪费了一年没找工作，您不怪我，还同意我继续折腾？”

母亲笑着说：“你认定要做的事，哪件轻易放弃过？我还不了解你嘛！”

知子莫若母，你的母亲不一定识得整个世界，但一定用心关注着全部的你。

（**插图**：丁德武）

658
CONTENTS
2018
SEMIMONTHLY
7月上半月刊
故事会
—STORIES—











2018年7月
上半月刊·红版
社 长、主 编 夏一鸣
副社长 张 凯
副主编 吕 佳 朱 虹
本期责任编辑 丁娴瑶
电子邮箱：dingxianyao@126.com
发稿编辑
吕 佳 姚自豪 陶云韫 曹晴雯
美术编辑 王怡斐 郭瑾玮
本社办公室电话 021-6437 5030
红版编辑部电话 021-6431 0547
绿版编辑部电话 021-6433 6469
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邮编 200020
主管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
主办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
出版单位 《故事会》编辑部
发行范围 公开
·出版发行部·
发行业务 021-6431 3938
发行经理 钮颖
媒介合作 021-6433 8113
广告业务 021-6433 4376
广告经营许可证
沪工商广字3100320080016号
新媒体广告 021-6445 0660
·故事会互联网+·
《故事会》微博 @故事会
《故事会》微信 story63
故事中国网 www.storychina.cn
《故事会》网店
shop36332989.taobao.com




国外发行 中国图书贸易总公司
印刷 上海四维数字图文有限公司
发行：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总发行
国内代号 4—225 定价 5.00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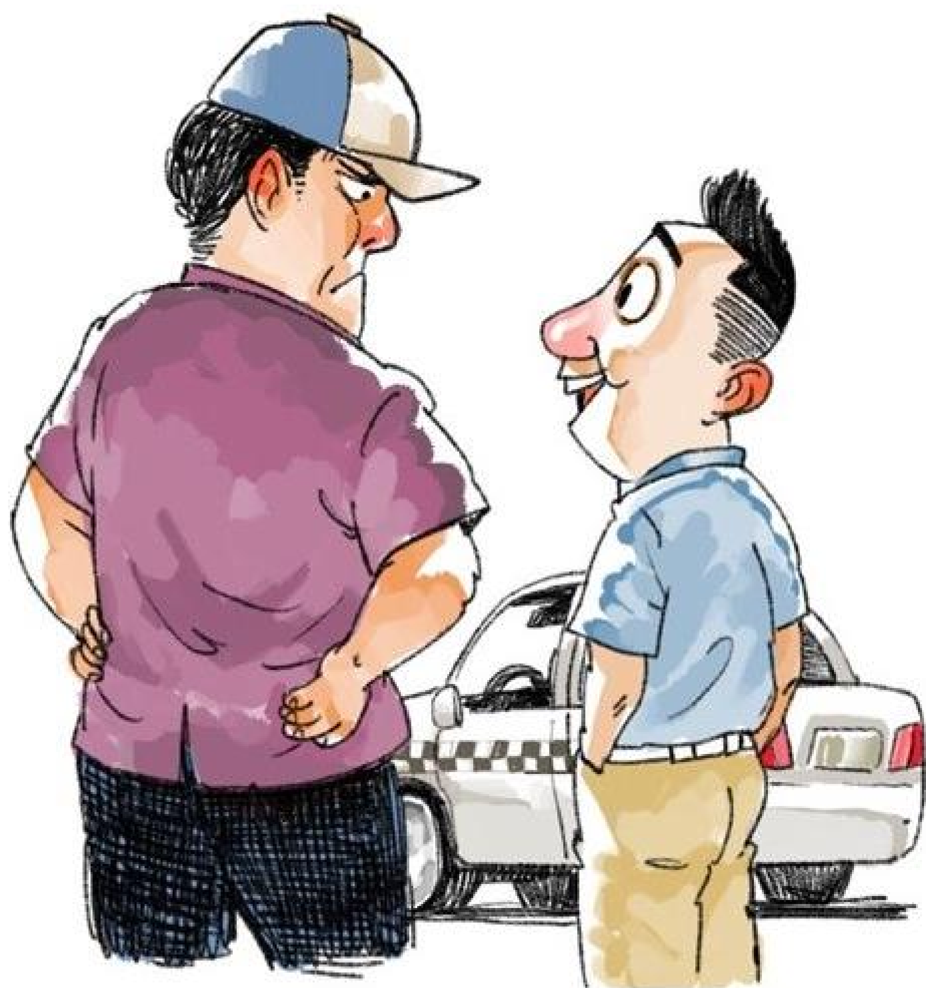
擦玻璃

一天，李女士约了清洁工来家里擦玻璃。清洁工上门后就忙活开了，可过了一会儿，门铃响了，李女士透过猫眼看到有个男人站在门外，头发凌乱，衣服也脏兮兮的。李女士问他有什么事，那男人说："您好，我是保洁公司的，我来擦玻璃。"

李女士说："不用了，已经有人过来擦了。"

那男人听了，不好意思地挠挠头，说："那个人就是我，我刚才掉下去了……"

（卧　龙）





（本栏插图：包丰一）

祈　求

小李来到一座寺庙里，虔诚跪拜道："祈求菩萨保佑，让我早日遇到美好姻缘。"

旁边有人听了，忍不住对小李说："其实，这是文庙，供奉的是孔圣，人们多数是来求学业有成的。"

小李想了想，继续祈求道："那请保佑我娶个女大学生吧！"

（陈　新）

误　会

这阵子，小张在驾校学车，教练经常让一位身材娇小的美女和小张同车学习。

这天，小张乐呵呵地问教练："您总是故意安排我和那位美女一起学车，是不是想撮合我们？"

教练翻了个白眼，道："想得美！我这么做，是因为你俩个子差不多，座椅不用调！"

（潘光贤）



意想不到

有只乌鸦口渴了，想喝矿泉水瓶里的水，但水太少，瓶口太高，乌鸦只得不停地往瓶里投掷小石子。

经过一阵忙活后，乌鸦终于能喝到瓶子里的水了，可是正准备喝时，一位老太太走过来，倒空了瓶子里的水和石子，把空瓶捡走了！

（周继红）

玄　机

禅师端坐云台，每日参禅打坐。有仰慕者问禅师：“为何每日要端坐四个时辰，可是什么玄妙法门？”

禅师淡然道：“前两个时辰磨炼心境，洗脱凡尘。”

仰慕者问：“那后两个时辰呢？”

禅师道：“腿麻，站不起来……”

（节节高）

如此减肥

一早，约翰进公司上班，手里还拿着块蛋糕。同事见了，问：“你不是说要减肥，怎么还吃蛋糕？”

约翰笑着说：“我开车经过蛋糕店，祈祷说‘上帝，如果您同意我买块蛋糕，就请在店门口给我留个停车位吧’。巧了，当我第八次绕到蛋糕店时，门口真的出现了一个停车位！”

（紫糯米）

圆周率

这天数学课上，老师说道：“谁现在能把圆周率背到小数点后三十位，这次的期中考试可以加分！”班里有个叫小芳的，站起来就背道：“3.14159……”她一口气背到了小数点后三十多位。

老师满意地说：“好样的！你们其他同学都应该向小芳学习！”

这时，小芳的同桌不服气地说道：“老师您不知道，她刚才从小数点后第六位开始，背的就是她的QQ号、我的QQ号，还有她自己的手机号！”

（秋　梨）





自作聪明

一家服装厂的仓库里积压了 200 条男裤，老板为此很发愁。

老板娘出主意："给客户们寄 10 条一包的样品，发货单上写 8 条，就假装我们搞错了，这么一来，客户们以为占了便宜，就会把货留下。"

老板觉得这个主意很妙，很快就把货包和发货单寄了出去。几天后，老板对老板娘大声吼道："都是你出的馊主意！没有一家客户把货留下，而且只给我们退回来 8 条裤子！"

（田龙华）



身体不好

小张经人介绍和一个女孩相亲，两人本来聊得挺投缘的，可在一起吃了一顿饭后，那女孩就不再和小张联系了。

过了几天，介绍人来问小张："吃饭那天，你的右手为什么一直发抖呀？"

小张说："我是左撇子，怕女孩嫌弃，吃饭时才用右手拿筷子，不习惯……"

介绍人连连摇头，叹气道："多此一举！人家见你的手抖个不停，以为你身体不好，很有可能心脑血管有问题！"

（李彦峰）

创业计划

这天，大牛的朋友来电话，说自己有个平台项目最近获得了天使投资，如今就是物流问题还没落实。他想邀大牛做联合创始人，并请大牛到他家中详谈合作事宜。

大牛兴致勃勃地到了朋友家，朋友正巧走开了，大牛就向他太太问及此事。

朋友太太说："有这事吗？他想卖煎饼果子，就是没钱，我妈给了一万块，他想让我弟送货，我弟不干……"

（郭卫阳）



巨 款

老张最近一吃完晚饭就往外跑。这天，妻子拦住他，问：“你天天这个时候出门，到底是去干什么了？”

老张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我去取款呀！我有一笔巨款，可我忘了取款密码，每输入一次密码需要两元钱，一旦输正确，就能拿钱了。”

妻子听了，生气地说：“你骗谁呢，你的巨款在哪？”

老张说：“彩票站。”

（伯　仲）

买 鞋

这天，大明找到一家不错的鞋店，给儿子选了一双质量很好的鞋，没想到店里买鞋还送滑板，让大明很惊喜。

可是不久，儿子的鞋却穿坏了。大明回到那家鞋店，想再买一双，他一边选一边嘀咕：“这鞋看着质量挺好，怎么这么不耐穿？”

没想到，店里有位老主顾听了，悄悄对大明说：“这鞋没问题，可是玩滑板费鞋呀！”

（小　娃）

本栏欢迎来稿。请将有新鲜感、有精彩细节的笑话佳作尽快投寄给我们。来稿一经采用，即致稿费，最高稿费为100元。本期责任编辑电子信箱：dingxianyao@126.com。

最后一关

智力闯关大赛现场，主持人问选手：“乔治先生，您已连过五关，有没有勇气向最高奖金冲击？”

乔治兴奋地说：“有！”

主持人说：“好！最后一关共有两题，先回答哪一题呢？”

乔治自信满满，道：“随便，要不就先答第二题吧！”

主持人点点头，说道：“听好！请问，它是哪年发生的？”

（小　娃）





麻袋支招

翟怀舒



元末明初，苏北东台沿海连年水灾，百姓流离失所，土地荒芜。朝廷看到了这一情况，决定从苏州阊门一带，移民至此垦荒。

接下移民安置任务的各盐场场长，各自打着如意算盘。这也难怪，移民中有年富力强的，也有老弱病残的，谁都想接收些好的移民。

知县姓汤，这天，汤知县竟然出乎意料地聘请了一个平民百姓来安置移民，但他有言在先：安置得当，可获奖赏；捅出娄子、惹出麻烦，严惩不贷！

汤知县聘用的这个人姓高，名叫百平，是个织造麻袋的手艺人，平时嫉恶如仇、铁嘴铜牙，遇见不平之事，敢于“鲁提辖拳打镇关西——抱打不平”，大伙儿都管他叫“抱不平”。

抱不平平时为民申冤，早让汤知县颜面扫地，既然如此，汤知县为何还要重用此人？其实，汤知县是“黄鼠狼给鸡拜年——没安好心”，表面上是知人善任，选用贤才，其实是想借此机会，拔掉眼中钉、肉中刺。

抱不平早已识破汤知县的这一毒计，但想推脱又推脱不了，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。

安置这天，汤知县带领一帮僚



属早早来到安置现场。一会儿，抱不平带着几十个麻袋来了，五个接收移民的场长在现场等着接人。

抱不平将移民全部集中到封闭的院子内，五个场长按照“一二三四五”的顺序，排列在院子外。抱不平随机在五个场长的手腕上，系上一至五的编号。片刻后，抱不平让随行人员从院子里抬出五个麻袋，这五个麻袋上分别拴着写有一至五数字的布条，然后让手腕上标着“一”的场长，领走拴着“一”标签的麻袋；手腕上标着“二”的场长，领走拴着“二”标签的麻袋，以此类推，不断反复。到了后来，是两个麻袋一组，三个麻袋一组，或者是四个麻袋一组，一组只拴一个标签，让场长对号领取麻袋。

原来，场长领取的不是麻袋，而是麻袋里蹲着的一个移民！移民蹲在麻袋里，场长看不出好赖，大家机遇均等，免了口舌。至于两个一组，三个一组的，则是抱不平为了将一家人安置在一块儿，采取的人性化办法。

就这样，来来回回，反反复复，抱不平用麻袋支招，仅用一个上午的时间，就将三百多个移民安置妥当，五个场长见抱不平做事公道，方法绝妙，他们心悦诚服。

这可气坏了汤知县，汤知县对抱不平恨之入骨，却又无可奈何。

有一天，衙役捉到一个歹徒，这歹徒带着一个麻袋，入室盗窃，谋财害命，而这麻袋，是抱不平织造的。按理说，这也没什么，可汤知县闻讯后，居然在这个歹徒身上打主意，他逼迫歹徒在招供时要一口咬定抱不平是他的同伙。如果歹徒遂了汤知县的心意，汤知县就从轻发落他，象征性地关上十天半月，即可释放回家，否则罪加一等。这个歹徒听了，满口答应。

这天，抱不平在家编织麻袋，忽然闯进两个五大三粗的衙役，不问三七二十一，架住抱不平就要走。抱不平莫名其妙，问道：“光天化日之下，破门闯入我家，庶民何罪之有？”

一个衙役眼睛一瞪，大声吼道：“你伙同盗贼，凿墙打洞，盗窃粮食，谋财害命，还装什么糊涂？”

抱不平一怔，不慌不忙地从家中拿了一个麻袋，跟着衙役就走。眼看快到县府衙门了，抱不平突然赖在地上不走了，说：“你们要将我押到衙门，除非我蹲在这个麻袋里，你们将我抬进去，否则我就死在这儿，让你俩不好交差。”



两个衙役一商量，抬就抬吧，磨蹭下去，延误老爷升堂，怪罪下来，没好果子吃。于是，两人只得点头，让抱不平蹲到麻袋里，他们将袋口扎好，找了根棍子，抬着抱不平进了衙门。

汤知县正襟危坐，背后“明镜高悬”，左右一派威严。突然，汤知县一拍惊堂木，喝道：“将犯人带上堂来！”话音刚落，只见衙役押着一个衣衫褴褛的犯人，手提一个麻袋到场；抱不平则是蹲在麻袋里到场的。汤知县要抱不平从麻袋里出来，抱不平执意不从，汤知县心想这也无妨，便作罢了。

汤知县又一拍惊堂木，要那犯人从实招来，犯人吞吞吐吐地将事先捏造的口供，如此这般说了一遍，并说，衙役手里的那个麻袋就是同伙抱不平盗窃粮食用的。

汤知县诡异地一笑，再一拍惊堂木，拖着官腔对抱不平说：“抱不平，你听到么？你带着麻袋，伙同他人盗窃粮食，人赃俱获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可言？”

抱不平蹲在麻袋里，冷冷一笑，说：“既然盗贼一口咬定我是同伙，那么为何当时只抓住盗贼，没抓住我？既然说我与他合伙作案，那么理应对我十分熟悉，现在请老爷让盗贼说出我的个子是高还是矮，皮肤是白还是黑，脸盘是方还是圆，眼睛是大还是小，胡须是长还是短。说清楚了，本人认罪；说不清楚，说明盗贼信口雌黄，诬陷良民，罪该万死！”



盗贼哪里说得清这些？他当即乱了方寸，支支吾吾胡扯了几句风马牛不相及的废话。汤知县一听，知道糟了，像是挨了一顿闷棍，两眼直冒金星，只好慌慌张张地草草退堂……

（发稿编辑：姚自豪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孙小片）



莫琳的竖琴

莫琳是一位勤劳、善良的好姑娘，她和姐姐梅格、佩格居住在爱尔兰的一座小镇里。

每天，莫琳都会赶着羊群去草场牧羊，她总是带着一架竖琴。这竖琴是莫琳的心爱之物，是她拥有的唯一贵重财产。莫琳的两个姐姐呢，她们从来不放羊，每天只知坐在家门口，不停地抱怨家里很贫穷。

一次，姐姐梅格对莫琳说："在我们三姐妹中，你是唯一一个能弹奏好竖琴的人，可是我们不能穿'旋律'、吃'音乐'呀！如果把你的竖琴卖掉，我们就可以穿戴漂亮的服饰、享用美味佳肴了。"莫琳拒绝了这个要求。



为了保护竖琴，莫琳每天都把琴随身携带，当羊儿在她身旁吃草时，她就会弹奏起竖琴，悠扬的音乐不但萦绕在草场，还向远方飘荡。

在一个和煦的春日，莫琳弹奏完一首欢快的曲子后，准备开始给绵羊剪羊毛，突然，她感觉有人拉她的裙角。令人吃惊的是，莫琳看见在她的膝旁站着一个小精灵。

小精灵说："莫琳，你的音乐传到了山下我们精灵王国的宫殿里，国王想邀请你今晚去舞会上演奏竖琴，不知我们是否有此荣幸？"



莫琳犹豫了，被小精灵邀请去演奏是无上光荣的事，但她听说许多被邀请去的人再也没回来过。最终，莫琳还是情不自禁地向小精灵笑了笑，答道：“我很乐意前往。”

晚上，莫琳悄悄地从床上爬起来，趁姐姐们熟睡时溜出了家门。

莫琳来到洒满银色月光的草场边，小精灵抓起莫琳的手就朝山下跑，他们越跑越快，好像要飞起来一般。忽然，山打开了，他们进入了山里面。

莫琳被带到

里面满是仙女和

着华丽的舞衣。

笑，说道：“欢

有一位才艺出众

人开心！”

很快，小精

起了优美的舞曲

子，把竖琴靠在肩上，她的手指在琴弦上轻拢慢捻，轻快地舞蹈起来。

多么美妙的音乐和舞蹈！精灵们和着音乐旋转摇摆，翩翩舞动，直到他们再也跳不动了才停。

国王称赞莫琳：“你拥有非凡的音乐天赋和才华，为何把这些浪费在牧羊和你两个懒惰的姐姐身上呢？留在精灵王国吧，我将给你最优厚的待遇。”

这个提议无比诱人，但是莫琳摇了摇头，回答道：“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，如果姐姐们没有我会怎样呢？”

“她们或者去工作，或者就饿死。”看到莫琳皱起眉，国王问道，“多少钱可以让你留下？我可以用金子购买你的时间、解决你的问题吗？”

莫琳笑了，她说：“您能聆听我的演奏就是给我的最好报酬。”

国王点点头，但他送莫琳回家

律’、吃脸上闪过一丝担忧的表情。

竖琴卖掉第二天早上，莫琳的姐姐从床

服饰、把她唤醒。看到她的黑眼圈，姐

绝了这个强迫她讲出事情的原委，然而，

为了听完之后大为恼火。

琴随身携梅格说：“你拒绝收金子了？

时，她就么可以这样对我们？”

乐不但动佩格说：“想一想，我们可以

买多少漂亮的长裙和珠宝首饰啊！你总是只想着你自己。”

两个姐姐齐声说：“今天，我们去草场牧羊！”她们从莫琳的手里一把夺过竖琴便上路了，差一点儿忘了打开羊圈，赶上绵羊。

到了草场，她们轮流弹奏竖琴。鸟儿们忍受不了刺耳的声音，全飞走了，绵羊也跑得远远的。尽管如



此，没过多长时间，一个小精灵便出现在她们面前。

小精灵露出微笑，说："国王派我来邀请你们去精灵王国。"

"我们去。"梅格说，"但是，他不可以像对待莫琳似的，那么便宜地打发我们。"

佩格点了点头，表示赞同。小精灵没有说话，他像给莫琳带路一样引领着她们。到了山下面，国王很热情地站起身欢迎她们。

国王问道："你们是来拿你们妹妹拒绝的奖赏吗？"

"我想，我们来演奏——"佩格刚开口，梅格立刻推了推她，暗示她不要讲话。

梅格说："我们当然是想拿回莫琳的奖赏。你想不支付她酬金就打发了她吗？"

国王笑了："每个人都应该收到她应得的报酬，我曾提议给你们妹妹金子，你们要代她接受吗？"

两个女孩迫不及待地点点头。

国王说："好的，赏。"

梅格和佩格的脸上乐开了花，但她们很快变得异常恐惧，因为她们发现自己的身体在发生变化。

"莫琳！"她们哭泣着喊道，"莫琳，莫……莫……"

当天色渐渐转黑，莫琳开始担心了，她急忙跑去草场，发现羊和竖琴都在，唯独不见两个姐姐的身影。她的姐姐们去哪里了呢？

从那以后，没有人再见过莫琳的两个姐姐。莫琳只能猜想，她们是被请到下面的精灵国了，而且，她们接受了留在精灵国的邀请。

奇怪的是，不久以后，有两只新绵羊出现在羊群里，它们是粗野无礼的母羊，村里没有人愿意要它们。

莫琳想：也许，这两只绵羊是国王送给我的礼物。

第二年春天剪羊毛时，莫琳更加确信这一点了，因为从其他绵羊身上剪下来的都是洁白的羊毛，而那两只绵羊却是黄灿灿的金羊毛。

莫琳惊呼道："这是金子！"

金羊毛被织成华美的金布匹，在市场上十分畅销，莫琳也因此变成了一位富有之人。尽管如此，她仍然喜欢每天坐在草地上弹奏竖琴。羊儿似乎很喜欢听她的音乐，当然，除了那两只产金羊毛的绵羊。无论莫琳何时弹奏竖琴，它们都跑得远远的，跑到草场边缘……

（**作者**：班　超；**推荐者**：离萧天）

（**发稿编辑**：陶云韫）

（**题图**：孙小片）



一语点破

◆ 做人最失败的莫过于唐僧，身边的人不管是敌是友，都想送他上西天。

◆ 到医院来了几趟，总觉得这里应该叫检察院。

◆ 做人要跟辣椒似的，热情；要跟白菜似的，有层次；还要跟藕似的，留心眼。

◆ 永远不要借钱给你不熟的人，因为他在熟人那里，已经借不到钱了。

◆ 牛郎：“今天不是七夕，你怎么过河来了？”织女：“别提了，被一帮学雷锋的扶过来的。”

◆ 千万别以为鸦片是世上唯一沾上就脱不了的东西。秋天你敢沾一下秋裤试试，沾完了你再脱掉试试。

◆ 脱发不只是发量的流失，还有脸的扩张。

◆ 这个世界有许多不平等，比如袜子不分左右，鞋子却要分。

（**推荐者**：卧　龙）

我的老爸老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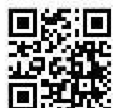
◆ 高中有次开家长会，我爸去之前喝了点酒，老师跟他说，我和同班的男生早恋，结果我爸站起来，看了看四周，说：“哪位是我亲家？晚上一起喝酒去啊！”



◆ 不知是哪个缺心眼的人告诉老爸，说我“五行缺木”。结果，我爸不仅信了，还非要让我认一棵树做干爹，每天路过那棵树都要喊一声：“干爹好！”

◆ 有一天，我想给自己换个手机，就故意和老妈说：“这个手机屏幕太小，字看不清，可能会影响视力，所以给我换个手机吧！”结果第二天，她给我买了个放大镜。

（**推荐者**：潘光贤）





酸辣问答

- Q：有那种天上掉钱的工作吗？
  A：是准备做许愿池里的王八？
- Q：一天中哪个时刻最着急？
  A：十二点五十九分，因为快一点啦！
- Q：如何用诗句描述你现在的对象？
  A：十方无影像，六道绝行踪。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。
- Q：知道9999是什么意思吗？
  A：是6翻了！

（**推荐者**：檬　男）

你是这样的青年吗？

- 嘴炮型减肥；
- 作死型失眠；
- 紧张型休闲；
- 冲动型学习；
- 花呗型贫穷；
- 懒惰型自闭；
- 塑料型社交；
- 日常操作型重度焦虑；
- 没钱出门型晚期宅家；
- 未老先衰型养生大师；
- 老爸给你买橘子、老妈喊你穿秋裤型空巢老人。

（**推荐者**：竹之语）

我要笑看风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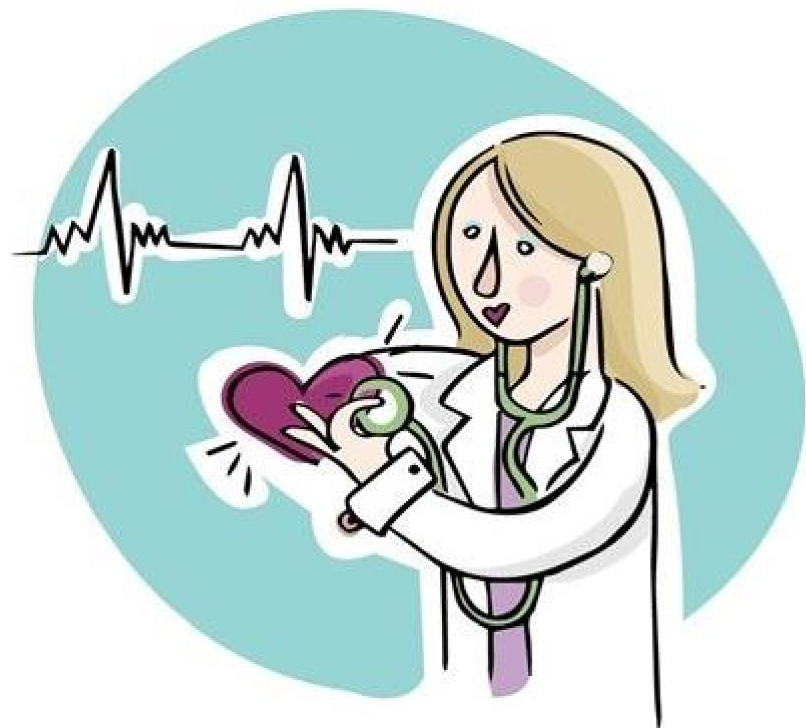
- 以前我有故事你有酒，现在我有伤口你有盐。
- 收入这么少，我哪需要那么多支付方式？
- 我家狗狗一定以为，每天中午给我送外卖的小哥是我的主人。
- 我这人做事，要么不做，要么就做到最好。所以我选择不做。
- 世上最美味的食物，就是看到你买单后，我安心咽下去的那一口。
- 昨晚梦里跟别人辩论，我说："我的大脑都不愿意浪费资源去模拟你的思维。"
- 别小看我，至今为止，地球仍在我脚下。
- 年纪大了，我喝杯冰啤酒都想往里面加两个枸杞。
- 一直以来都特别佩服嘴甜的人，因为有些话我不是说不出来，是我表情跟不上。

（**推荐者**：离萧天）



·诙段子·

名词妙解



- 尿结石：水落石出。
- 尿检：流水账。
- 安眠药：废寝忘食。
- 肿瘤手术：无恶不作。
- 针灸：找点刺激。
- 推拿：半推半就。
- 健康体检：没事找事做。
- 控制体重：忍者瘦。
- X 光检查：欢迎光临。
- 眩晕：山不转水转，路不转头转。

（**推荐者**：荷之韵）

比比谁先进

- 纽约考古学家在纽约郊外地下 10 英尺处，发现了可追溯到 150 年前的铜缆遗迹，于是得出结论：他们的祖先早在 150 多年前就已经有电话网络了。
- 加州人不甘示弱，一名考古学家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欧辛塞德郊外挖到了 20 英尺的深处。不久之后，有家报刊登出了一则新闻："加州考古学家称，他们发现了一条拥有 200 年历史的铜缆，于是得出结论，他们的祖先 200 年前已拥有先进的高科技通信网络，而且比纽约人要早 50 年。"
- 一个星期后，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家报纸报道说："一位自学成才的考古学家称，他在位于路易斯安那州蒂博多市郊外的牧场，也展开了挖掘工作，向下挖了大约 30 英尺，什么也没发现。因此得出结论，路易斯安那州早在 300 年前就已用上无线网络了。"

（**推荐者**：月亮狗）

（**本栏插图**：孙小片）



一封奇怪的勒索信，牵扯出一桩漏洞百出的“绑架案”，你猜，背后的始作俑者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？



给我一万元

□葛会渠

傍晚来信

这天，警官老王接到了一个奇怪的案子。

报案人叫刘贵，是个普通打工仔，在郊区租了一个小单间住。这天傍晚，他从工地回来，房东胡大娘交给他一封信。

从小到大，刘贵从来没有收到过信，现在到城市里打工，住的又是出租屋，就更没人和他联系了。现在这信封上没有寄信人的地址，信是谁写来的呢？刘贵纳闷不已。

等刘贵迫不及待地打开信，仔细细地读完每个字后，忽然感到浑身直冒冷汗，陷入一头雾水之中。

这封信只有短短两句话：“刘贵，限你明天夜里十二点前，把一万元钱[illegible]

米处的[illegible]通信网络，而且比纽约人要

否则，[illegible]

保！”[illegible]报道说：“一位自学成才的

刘[illegible]多市郊外的牧场，也展开了

上老婆。也没发现。因此得出结论，

刘[illegible]网络了。”

时写错[illegible]

的人当[illegible]

（推荐者：月亮狗）

（本栏插图：孙小片）



可不能耽搁啊！

听完刘贵的话，再看完那封信，老王也感到这件事情非常蹊跷。老王的分析更加理性：刘贵从未向工友们透露租住的地方，他怕有人跟他蹭睡；他也没告诉自己的父母，怕父母心疼房租钱。写信的人怎么知道刘贵地址的？还有就是，为什么勒索者没有狮子大开口？为了一万元铤而走险，情理上有些说不通。

不管怎样，始终不能排除敲诈者写错了地址的可能性。老王连忙向市公安局作了汇报，请求市局紧急查找市里所有名叫刘贵的人。这个城市里共有 36 个“刘贵”，警方在最短的时间内一一与他们取得了联系，通过排查，发现都不符合这起案件的情况。

如此看来，这封勒索信并没有寄错地址，就是针对刘贵的。是谁干的，真正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？经验丰富的老王也一时没了辙，沉思了好一会儿，他才对刘贵说，为了将案件查个水落石出，现在只有将计就计。

刘贵有些害怕，他怕到时勒索者会对他造成人身伤害。老王说：“这点你绝对放心，我们会保证你安全的。再说，勒索者躲你还来不及呢，因为他怕你认出他来，所以绝不会和你照面，要不然，他直接去抢劫你不就得了，何必兜这么大个圈子？”

想想是这个道理，刘贵答应配合警方的行动。

将计就计

到了夜里，刘贵将警方为他准备好的一只黑塑料袋，准时放进了加油站东边的垃圾桶内，然后返回加油站。站里，老王与六名警察装扮成加油工，他们时刻注视着不远处的垃圾桶，只待勒索者一出现，就冲出去抓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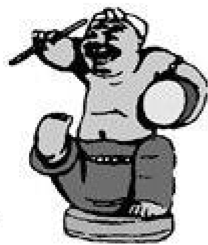
可是直到第二天早上太阳都升起来了，他们也没发现那个绑匪的踪影。

“看来，这纯粹是个恶作剧。”老王对刘贵说，“放下思想包袱，安心打工吧。”

睡了一天一夜，日子仿佛恢复了正常，但刘贵始终有些忐忑。

果然，刘贵晚上下班回到出租屋，还在掏钥匙开门，房东胡大娘的孙子小林跑了过来，递给他一封信。刘贵一看信封上的字迹，脑袋就“嗡”的一声又大了。

信还是那个“别问我是谁”写来的：“你把警察带去了，是不是



不想要儿子了？今晚还是老地方、老时间，如果我还没拿到钱，明天就和你儿子永别吧！”

刘贵急急忙忙地跑到街上，一咬牙，拦了辆出租车直奔派出所。老王刚好在值班，看完信后愤怒无比，粗着嗓门骂道：“这个兔崽子，到底要干什么？让我逮住了非剥了他的皮不可！”

骂归骂，案子还得破。老王仔细分析了上次行动中的所有细节，觉得没什么破绽，唯一可能被绑匪识破的，就是刘贵将东西放到垃圾桶后，又返回加油站这一点。因此，老王决定调整方案：刘贵完成放“钱”的任务后不再返回加油站，而是沿着大路走一段时间，再由一个穿便装的警察开出租车把他接到派出所。这样，既能确保刘贵的安全，又不会被绑匪觉察。



到了晚上，一切照计划进行。刘贵把“钱”放进垃圾桶后没太长时间，就见一个黑影鬼鬼祟祟地来到了垃圾桶旁，伸手在桶里摸索。老王一声令下，警察迅速扑了过去，一下子抓住了那个人。

大家都没想到，作案者竟是个美丽的女孩子，才16岁，一双明亮的大眼睛会说话似的，瞅得人没脾气。审讯毫不费力，警察问一句，她就答一句，竹筒倒豆子，一会儿就把事情全交代了。

女孩叫安芬，她初中毕业后在社会上游荡，闲余时间都“泡”在网吧。她之所以敲诈刘贵，因为她想买项链、耳环和皮靴，但家里人不给她钱。为什么要找刘贵弄钱呢？是因为刘贵经常在网上和她聊天，说自己和老婆分居了，有个三岁的儿子，还老是怂恿安芬做自己的“二奶”。安芬想，这样的人不是什么好人，敲他一笔不过分，所以她就写信了，不过，她根本不知道刘贵还是单身。刘贵的住址是他自己在网上透露的。

老王忍不住问：“你又是怎么知道刘贵报了警的



呢？”

安芬有些不好意思：“我根本不知道他有没有报警，那是我从电视剧里学来的。一般人第一次都会报警，只有第二次，才会把钱放到指定的地方去。”

听了这样的回答，警官老王哭笑不得，他让人把刘贵叫了过来。刘贵听说女孩自称是自己的网友，他惊讶得嘴巴都合不拢了。

始作俑者

刘贵说：“天大的冤枉，我只知道打工挣钱，手机流量费那么高，我哪有闲钱上网啊！”

老王质问安芬为什么到这个时候还要撒谎，安芬委屈得眼泪都掉下来了。她说网上的确有个刘贵，每晚七八点都会和她聊天。安芬哭着说：“人都被你们抓住了，我还敢撒谎吗？再说，我照着地址写信，他不是收到了吗？”

没想到无端端地，从网上又冒出一个刘贵来。老王觉得案情有点超出想象了，他对安芬说：“明晚你和网上的刘贵联络，我倒要看看，他究竟是个什么角色。”

第二天晚上刚过七点，老王便迫不及待地让安芬上网找“刘贵”聊天。同时，他安排所里的电脑高手小李采取监控，一旦那个“刘贵”出现，就立即测定他所在的方位。

没过一会儿，网上的“刘贵”果然出现了。两分钟不到，民警小李就锁定他在“新世纪”网吧。

警车呼啸而去，在网吧老板的配合下，警察抓住了“刘贵”。

这一次，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。

网上的“刘贵”竟是个15岁的男孩。一起去的刘贵一眼就认出了他，是房东胡大娘的孙子，小林。

案情真相大白，小林的父母在外打工，他平时由奶奶带着。最近，小林迷上了网络聊天，他骗奶奶说每天晚上要到老师家补课，向奶奶要补课费，实际上这些钱全被他扔给网吧了。他很羡慕电视里那些“大款”的生活，就在网上找漂亮女孩聊天，小林不但编造了自己的身份，沉浸在自己想象的世界里，还对安芬说想包她当“二奶”。安芬问他的姓名、住址时，他灵机一动，说自己叫刘贵，因为他很希望安芬没事能去找刘贵玩，自己便可以偷偷地见识一下网上结交的“美眉”真面目，谁知竟捅出了这么大的娄子。

案子破了，可老王却感觉不到丝毫轻松，心情反而更加沉重……

（**发稿编辑**：陶云韫）

（**题图、插图**：陆小弟）





奇怪的钓鱼者

□ 叶源洪

在一片深山中，有个叫石湾村的地方，村西头的一间破瓦房里，住着个叫王金凤的农村妇女。她的丈夫前不久因病去世，一家老小的生活重担就全压在了她一人的肩上，日子过得很不容易。

距离王金凤家十几米远的地方，有一个废弃的大水塘。塘里没有专门养鱼，只有些水草。一个周六的上午，竟有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，骑着辆摩托车来这里钓鱼，尽管大半天里连只虾米都没收获，但他仍兴致不减，照钓不误。

王金凤见了着实纳闷，几次想上前去告诉那男人，这塘里根本没鱼，别浪费时间，可她怎么也不好意思跟不认识的男人搭话。

下午时分，中年男子仍坐在塘边专心钓鱼，突然天气骤变，瓢泼大雨“哗啦”而下。王金凤见了，不及多想，戴上斗笠，快步跑上前对男人大声说道：“快跟我到屋里去躲一躲大雨！”中年男子十分感激地接过王金凤递来的雨伞，撑开，跟着她快速朝屋里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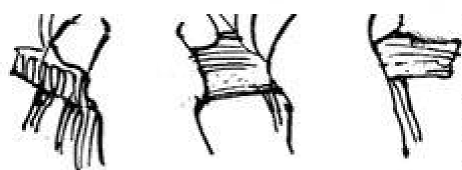
当中年男子一跨进屋，王金凤就把一条干毛巾递过来，并叫他脱去湿衣，好帮他烘干。中年男子连说几个“谢谢”，便脱下湿衣交给她。后来，中年男子主动介绍，他叫宋财宝，今年45岁，在县城工作，



平时喜爱钓鱼，一有闲空就往乡下跑。王金凤见这男人说话实诚，也自报了家门。屋外，雨继续下；屋内，两人喝着热茶聊着话，渐渐熟络起来。

王金凤看了看憨厚老实的宋财宝，涨红脸道：“宋大哥，我跟你实话实说，我家门前那个水塘，是个烧砖瓦挖出的大坑，里面根本没养鱼，如果想钓大鱼，我给你找个好地方！”

“没养鱼？”宋财宝感到惊奇，“这么好一个水塘，不养鱼实在是



即他转过头来，高
：“妹子，咱们将
来，合伙养鱼怎么
鱼饲料，你负责看

在一片深山中，养大了，统统都归
的地方，村西钓鱼，过过瘾，就
房里，住着个叫王金
她的丈夫前不久因病头摆手，反对道：
不行，不行！只喂鱼不要鱼，你不是太亏了？”

“不亏，我的鱼苗和饲料也是现成的，不养就可惜了，还得请你帮我呢！”宋财宝将手一挥，斩钉截铁地做出决定。他见雨停了，就收拾东西告辞了。

第二天，宋财宝果然用摩托车载着两大桶鱼苗来了。王金凤喜滋滋地迎上前去，帮着小心翼翼地将鱼苗倒进水塘里。此时，她打心眼里喜欢上了这个说话算话的男人。

从此以后，王金凤把宋财宝视为挚友，对他愈加信任。经过一段时间观察，宋财宝发现在王金凤家后院的山坡上，有一大片枝繁叶茂的果树林，由于长期缺乏管理，地面长满近半人高的野草。

这天吃过午饭，宋财宝扛起一把锄头就去除草，不知什么时候，王金凤也提了一把锄头跟着来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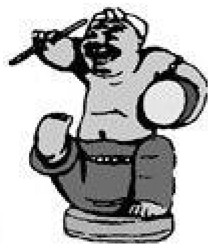
宋财宝对王金凤说：“这些果树的树枝过密，不但耗费肥料，而且影响结果，应该去除杂枝赘芽。我把剪刀带来了，等我俩除完草，再把那些多余的枝叶剪掉！”

两人累得满头大汗，花费了好大功夫才完工。临走前，宋财宝对王金凤说：“这个果园还可综合利用，把周围用尼龙网围起来，可以放养鸡、鸭、鹅呢！”

王金凤双手一摊，无可奈何道：“大哥，你这主意好，我却没这个开支能力呀！”

“这事好办！咱们合伙养殖，我出围栏材料和鸡、鸭、鹅苗，你负责管理，鸡、鸭、鹅长大后全归你，我想吃的时候，你弄给我吃就行！”

王金凤将头摇成拨浪鼓：“不



行，不行！这样做太亏欠你了！”

宋财宝又将手一挥，语气坚定地说道：“别再争了，就这么办，我立刻行动！”

果然，第二天上午，宋财宝又将说好的东西运来了，紧接着就挽起袖子干起活来，王金凤跟在他身边当帮手。等到中午，她又跑回家，竭尽所能地做些可口的饭菜，慰劳这个为她全家既出力又出资、做足贡献的好男人。

宋财宝在王金凤家虽说没什么拘束，但他从来没有在她家留宿过，即使是帮她干活到深夜，他也要骑车返回城里。村民们都说王金凤有好福气，日子艰难的时候，遇上主动上门的好男人，不但得力能干，也踏实可靠。

时间荏苒，一年之后，王金凤家大丰收了：水塘里养的鱼又大又肥，果林里结的果又多又甜，树林里圈养的鸡、鸭、鹅，也只只壮实，王金凤为此乐开了怀。

可是这段时间，很久不见宋财宝的踪影，王金凤心想：莫非是他生病了，还是因为工作忙？王金凤正胡乱猜想着，村支书马明来了。

马书记一进门，看见愁眉苦脸的王金凤，一下看穿了她的心思：“金凤，你是不是在想宋财宝，他怎么这么久不来了？”

王金凤脸一红，低下了头。

马书记一脸神秘地问：“你可知道宋财宝是谁？”见王金凤一脸疑惑，马书记笑着说：“他是县农业局下派到我们村，跟你结对子的扶贫干部。当初村委会研究，将你家作为特困户扶贫，可你说你丈夫生病那会儿，已得到了村里的不少帮助，所以一直坚持要把这次机会让给更需要的人。但你家的情况，大家都是知道的，我们最终还是把你家列入了扶贫名单，为了避免你再次拒绝，宋财宝才想了这么个办法……”

王金凤瞪大了眼睛，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，她忙问：“那么，宋财宝现在在哪里？”

“他已接了新任务，到别的村扶贫去了！”马书记看着王金凤脸上藏不住的失望表情，笑着说，“不过宋财宝说了，他还会回来看你的，到时候你见着他，想跟他说些什么呢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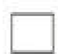
“当然是说声‘谢谢’了！还有……”王金凤不好意思地别过头，望向窗外，浅浅地笑了……

(**发稿编辑**：丁娴瑶)

(**题图**：佐　夫)



晒钞票



郑小亮

小刘开了个公众号，当起了“自媒体人”，热闹一阵子后，渐渐地，小刘在网上发的新鲜事儿少了，关注率直线下降，他心里暗暗着急。

这天，小刘去买菜的时候，听到有两个大妈在聊天，说了这么一件新鲜事儿：一个大妈的儿子喜欢户外活动，有天外出爬山，经过一个村子的时候，正好碰到村里有人在院子里晒钱——这可是件稀罕事儿，莫非这村的人特别有钱，闲着无聊，喜欢把钱搬出来晒太阳？

巧的是，这事发生在东河村，那正是小刘的老家！事不宜迟，为了了解情况，小刘当即驱车赶回了东河村。

这些年，老家的变化翻天覆地，小刘还真摸不准这晒钱的是哪家哪户，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向家中二老打听。不料不问还好，一问更糊涂，只见父亲想了想，说：“你问村里哪家发了财？这可就多了去，王家老爷子的儿子搞承包，据说一年挣好儿百万……”一旁的母亲补充说：“你张家大哥开公司，钱也是大把赚，还有……”

“打住打住……”小刘听得连连摇头，这样问下去没结果，干脆开门见山，“听说村里有户人家显摆，把钱搬出来晒，你们知道不？”

小刘的父亲差点噎着，说：“晒钱？没听说，这是发哪门子疯？”

父母常住村里，连他们也不知道，看来这事儿果然是以讹传讹。小刘很失望，再仔细一琢磨，不对啊，传播这事儿的大妈不像喜欢造谣的人，真相到底是什么？想到此，小刘来劲了，看来这事还得进一步深挖，那就干脆在家再住几天，也趁此机会陪陪双亲。

第二天下午，小刘喝了不少酒，天还没黑就睡了，等他醒来已是深夜，却再也合不上眼皮，索性起床出门溜达。

月明星稀，夜景甚好，不知走了多久，小刘觉着有些累了，便抄小路往回走。经过村里一户人家时，远远望见这家门口有团影子在晃动，像是一个人，又像是一只狗。为防不测，小刘在地上找了一根硬木棍，猫着腰向那门口靠近。



终于看清了，那团影子是个人，正聚精会神地在撬门！小刘火起，蹑手蹑脚地走到那人身后，先给他来了一记闷棍。这一棍子打得扎实，那人闷哼一声便歪倒在地上。小刘也没闲着，赶紧掏出手机拍照。

全方位、多角度地拍完照片后，小刘心里反倒感激起这人来，为啥？现场抓小偷，这也是个好题材啊，发到网上，点击率一定高！想到此，小刘兴奋地踢了这人一脚，吼道："起来，想装死啊！"

这家住的是两个老人，吵闹声惊醒了他们，一看家门口来了不速之客，二老不知所措，老头呆呆地嘀咕着："怎么回事，这里很久没见小偷来了，俗话说偷儿进屋背时三年，该着我们倒霉！"小偷偷的这家，户主姓周，周家二老是看着小刘长大的，小刘白天还去串过门，情况熟得很。

小刘赶紧安慰二老："没事，门还没撬开，就被我碰上了，你们休息吧，交给我来处理。"

这时，小偷醒了，小刘一把抓住他的衣领，把他拖得远远的，大锤般的拳头朝那人头上砸去："你偷哪家不好？也不睁大眼瞧瞧，这破屋子值得你偷吗？今儿不说出为什么偷这家，我把你扔到山塘里去喂王八！"

那人被揍得连连告饶："大哥，我错了，我是干这行的，当然是哪家有钱偷哪家……"

"等会儿！"小刘奇怪地问，"什么叫哪家有钱偷哪家？你瞎了，这家像有钱人家吗？"那人完全忘了





自己的身份，突然兴奋起来："大哥，人不可貌相啊，这家的后辈不知道干啥的，给老人的零花钱多到花不完，还把钱搬出来晒太阳！"

小刘眼睛一亮，赶紧问道："骗谁呢，你说清楚，怎么回事？"见小刘不信，那人赌起咒来："前几天，我经过这村子，肚子饿，就爬到山上摘野果子，恰巧看到这家的人把钱搬到后院里翻晒。当时不好下手，只能今天晚上来碰碰运气了，没想到撞上了你……"

报了警后，警察很快就来了，带着小偷和小刘，一起去了派出所。

第二天，小刘来到了周家，他把昨晚审问小偷的经过说了，周老太摇头否认，坚决不承认晒过钞票，周老汉瞪了老伴一眼，说："这孩子不是外人，咱就不瞒他了。"周老汉对小刘说道："我们的确在后院晒过钱，晒钱时关门闭户，院墙也高，没想到防不胜防，被人盯上了，昨晚多亏你帮忙……"小刘瞪大眼睛问道："二老晒钱干什么？财怕露白，这样多不安全。"只听周老太叹了口气，说："我们也是没办法，那钱再不晒晒就麻烦了。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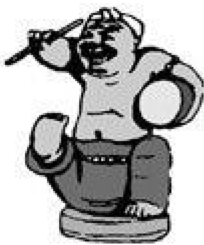
二老解释了半天，小刘总算明白了此事的前因后果：周老汉两口子有点积蓄，去镇上的银行存钱不方便，原先是趁儿女回家探望的时候，由他们代劳。后来儿女们说工作忙，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，一整年难得回家一趟，每次回家都是扔下点礼品和零花钱就匆忙离开，连话也说不上几句。无奈之下，二老便想了个办法，扒开墙上一块砖，把钱放在墙洞里。那天，周老太心血来潮，想数数攒了多少钱，从墙里拿出钱来一看，这才发现钱都受潮粘连在一起了。二老心里很慌，趁着太阳大，赶紧把钱放在后院里晒，哪想到被人瞧见了……

离开周家后，小刘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他也很久没回家看望父母了，如果不是因为调查"晒钱"的事儿，根本没想到回来。不过，他知道"晒钱"的故事该怎么写了。

回到家后，小刘对父母说："爸、妈，这次我想在家多呆几天……"父母很高兴，只见母亲把小刘喊到厨房，神神秘秘地说："多住几天也好，顺便把你爸爸上山挖药材卖的钱拿去存了，我们去一趟银行很难，又怕半路上被坏人盯上，钱被我们藏在院子的地下，那地儿稳妥，小偷也想不到……"

（**发稿编辑**：姚自豪）

（**插图**：张恩卫）



□ 侯晓琪

划车风波

小区最近总传出有人偷偷划车的糟心事，有个叫马大胖的，他的车常“中招”,让他叫苦不迭。

马大胖开着一家修车铺，常开报修车回家试车,但车停在小区内,时不时就被人划花,特别是些豪车,被划得尤其惨烈，赔了不少钱，马大胖气得牙痒。

这天一大早，马大胖下楼办事，碰到邻居张哥正站在他的车边愣神。马大胖上前招呼道：“张哥，早啊！”张哥一哆嗦，抬头见是马大胖，便皱着眉道：“大胖，你看，你的车又被划了啊！”马大胖走近一瞧，车身斜后方又多了一道深深的划痕，看着就让人扎心。

“我来看看监控，到底是谁在跟我作对！”马大胖嘴里骂骂咧咧，掏出手机。张哥一愣，问：“怎么，你装监控了？”

“可不是！”马大胖翻着手机，气呼呼地说，“刚装的，用手机就能看监控图像,就是为了抓划车贼,我就不信逮不着他！”

手机划了好一会儿，马大胖眉头一皱：“气人！真会挑地方，这人站的位置，刚好躲过了摄像头，没拍到他！”

“呼——”张哥像是替马大胖叹了口气，他说道：“大胖，你就





该把车停回地下车库，反正那儿有你的车位，你现在停的地方老被人划车，恐怕风水不好……”

马大胖撇撇嘴，道：“停地下车库不方便，早上出门得绕好大一圈，费工夫！”说着，马大胖钻进车里重新调整了监控摄像头的位置，然后他朝张哥挥挥手，就开车出去办事了。

说起来，马大胖的摄像头似乎还有点威慑力，自从那次后，他的车好一阵子都没人敢靠近了。直到那一天，马大胖的倒霉运又回来了，他的车又被人划啦！

那天中午，小区楼下突然传来马大胖的咆哮声：“好哇，终于抓住你了！”众人闻讯赶去一看，只见马大胖揪着个瘦老头，质问道：“我说老头，这么大岁数了你干这个，缺不缺德？”

那老头的手里正攥着把旧钥匙，像是用来划车的作案工具，他的手腕被马大胖的大手紧紧抓着。老头没怎么反抗，只是一直咬牙切齿地碎碎念：“这该死的车……”

马大胖听着更生气了，这时，旁边已有人报了警：“要说这不是大胖一人的事，与咱全小区车主都有关，必须报警！”

派出所就在小区对面，不多会儿，民警小王赶到现场，他一看那“案犯”，差点叫出声，但环视了下四周，又闭上了嘴。

听马大胖讲完事情经过，小王语气挺诚恳：“胖哥，看在老人这么大岁数的分上，咱们私下调解行不行？要不，去所里说？”

“小王，你们派出所可不能和稀泥啊，这事私了后，万一这老头又再犯，怎么办？我可不是头一回吃亏啦！”马大胖显然不乐意了，他掏出手机，说，“小王，你是新来的，可能不太会处理这种事，要不我往你们所里打个电话，让你们郭副所长来办吧！”

“别！郭副所长不在所里！”小王想阻止马大胖打电话，马大胖倒是来劲了，别过身，举着手机，装模作样地说道：“喂，派出所吗？我找郭……”

“别去打扰郭副所长啦，他家出事了！”小王上前按下马大胖拿手机的手，才发现那手机根本还没解锁呢！

“出事了？出什么事了？”马大胖追问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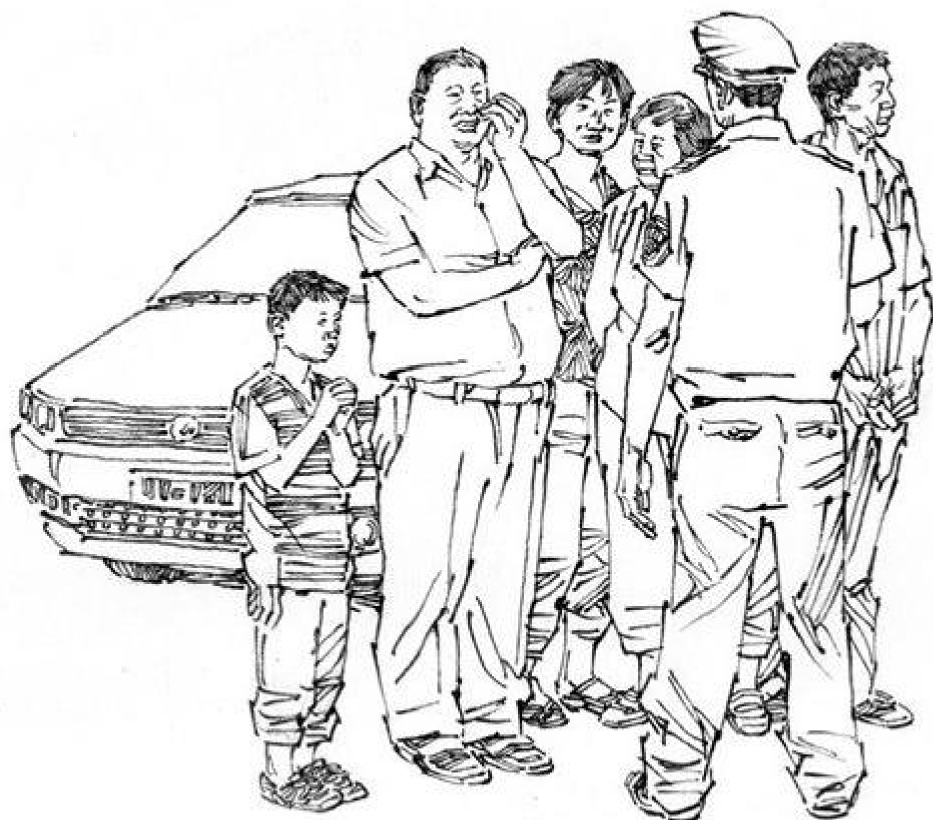
小王眉头紧锁，想了一会儿，还是说出了实情：前不久，郭副所长的母亲独自在家时，家中失火



了，郭母被困厨房无法脱身。当时有邻居报了警，119消防队的反应也很迅速，第一时间赶到了事发小区，但由于小区内私家车乱停，堵住了通道，消防车卡在小区门口，就是进不来。结果，郭副所长和父亲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郭母命丧火场。意外发生得太突然，郭副所长的老父亲受了刺激，变得神志不清，嘴里一直念叨着："车不该停这里，这该死的车啊！"

马大胖听着听着，恍然大悟，他重新打量了一下身边的老头，不禁问道："小王，难道这老头就是郭副所长的父亲？"

小王表情尴尬地点点头。刚才接到报警后，他一眼就认出了老人，为了避免闲话，他想把老人带回所里，尽量减小影响，哪知马大胖不肯让步，还扬言要把郭副所长也叫来，那岂不是让人难堪吗？



突然，小王想起什么，他转过身，低头看了看马大胖停车的位置，立刻神色凛然，道："马大胖，看看你停车的位置！"说着，小王手往地上一指，只见马大胖停车的道上，明明白白是四个黄漆刷的大字：消防通道。

"这可违反消防法！"小王板起了脸，"你把消防通道当你家的私人停车位，真出了事，后果不堪设想！"

众人目光一下聚在了马大胖身上，有人立时转了口风："也难怪老人划你马大胖的车，老人家一定是伤心过度，受了刺激，见不得有人违法占用消防通道呀！"

众人听了都觉得有理，纷纷数落起马大胖来。马大胖急了："这一码归一码吧，老头划了我的车，就不追究了？"

"该追究！"只见郭副所长拨开人群，走了过来，对马大胖说道，"大胖，对不起，我父亲划了你的车，肯定得追究，你的车我负责给你修好，行吗？老人家年纪大了，脑子犯糊涂，这事还请你多谅解。"



原来郭副所长的家就在附近的小区，今天，他休假在家照看父亲，可一个不注意，父亲就独自偷跑了出去。老人平时就爱到马大胖所在的这个小区晃悠，所以郭副所长才一路追到了这里。

见老父亲惹了麻烦，郭副所长连连赔着不是，马大胖却不依不饶起来："郭副所长，您要真愿和解，就不是替我修一次车的事了，我猜老人这几个月就没少划我的车，这旧账新账恐怕得一起算！"

此话一出，众人一阵唏嘘，马大胖这是抓了人家现行，不肯轻易让步了！郭副所长耐着性子，说道："大胖，你的心情我理解，可你要知道，我父亲受刺激是半个月前的事，今天也是他犯糊涂后第一次出门，你把先前划车的罪状扣在他身上，恐怕没道理。"

马大胖蛮不讲理起来："有没有道理我不管，今天我可是抓了现行的！"

现场气氛一下子尴尬起来，突然，人群中有人高声应道："你那旧账，算我一笔！"马大胖一愣，说话的不是别人，正是邻居张哥！

张哥上前几步，说道："大胖，我看你明明有地下车库的车位不用，却总霸占着我们楼下的车位，害得我儿子的车总没处停。大家邻里之间，话说重了，面子上抹不开，可我心里有气，所以、所以我划过你的车，想给你个教训！"

马大胖听了，瞪大了眼睛，回想上次在楼下遇见张哥，他好像神色是有些不对劲，难不成上次监控没拍到的"作案人"就是他？还没等马大胖回过神，竟又有人在人群里喊道："也算我一份！"说话的是小区保安李爷。李爷说，平时他就多次指出马大胖的停车问题，可马大[illegible]气不过[illegible]目光一下聚在了马大胖身[illegible]过[illegible]队立时转了口风："也难怪[illegible]马大胖的车，老人家一定[illegible]"，竟[illegible]度，受了刺激，见不得有声。郭副[illegible]用消防通道呀！"[illegible]静一静[illegible]人听了都觉得有理，纷纷[illegible]说开了[illegible]马大胖来。马大胖急了[illegible]事，该赔[illegible]经联系了停车管理公司，他们会合理规划，为我们这儿的小区划出足够的停车位，以后大家一起努力，让不愉快的事少发生吧！"

再瞧马大胖，把头埋得低低的，脸涨得红红的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
（发稿编辑：丁娴瑶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陆小弟）



都说想发财吧，要会动脑，脑筋好能想出发财的门道，可偏偏有些人啊，一心想发财，却不走正道……

□辰　延

讨彩头



李大强好逸恶劳，整日游手好闲，不干正事，一天到晚动着不花力气、轻轻松松赚钱的歪脑筋。

这天，大强到镇子上去闲逛，遇见一队婚车浩浩荡荡地缓缓驶过。大强瞟了一眼车内，看到新郎手里攥着厚厚一叠红包，大强心里那个馋啊，陡然生出拦婚车讨彩头的念头。当然，这事大强可不能亲自去干，他年轻力壮，人家多半不会买他的账，况且做这种不光彩的事，会影响到他今后的前程。

大强想到了村里头的老光棍李大年，李大年快六十岁了，由于好吃懒做，穷得家徒四壁，别人家早都住楼房了，只有他家还是三间破瓦房，所以媳妇也没能娶到。

回到村里，大强找到李大年。李大年听了“拦婚车讨彩头”这点子，拍手叫好。

大强说：“李大爷，不过咱有言在先，干这事得有一条件，那就是除了不要脸还是不要脸。”

李大年冷冷一笑，说：“老子我窝囊了一辈子，说起来，哪天眼睛一闭，人就走了，我这么个连棺材都买不起的人，还要啥脸面？”

就这样，两人一拍即合，接着便分了工，大强负责打听哪儿要操



办婚事，李大年负责拦婚车要钱，成事后五五分成。

第二天，大强开着电瓶车，载着李大年来到邻村的一条主道上，大强早就打听好了，今儿个有婚车打这儿经过。大强藏在一棵大树后观察，李大年站在路中间。不一会儿，一队婚车停在李大年面前，新郎和驾驶员从车里走下来，让李大年别挡道。

李大年先装模作样地向新郎道喜一番，然后说："新郎官儿，给大爷个彩头吧，要不就让车队的车轱辘从大爷这把老骨头上碾过去，反正大爷活到这把岁数了，已是贱命一条。"说完，他向车头走近两步。

新郎拿李大年没办法，犹豫了一会儿，便掏了两百块钱给他。

干这事，李大年岁数大是杀手锏，再加上不要脸、耍无赖，更是如虎添翼，抓准了新郎和他亲戚朋友的心理：不愿与一个老头子计较，而且大喜的日子不想扫了兴致，再说百来块钱也不算是大钱。

就这样，事情很顺利，个把月下来，大强跟李大年合作，讨到了将近一万块钱。碰到有钱、好面子、爱显摆的人家，还会当众多给个几百块钱。

大强十分得意，最近不仅捞到了不少钱，而且还和一个叫张小莉的姑娘谈起了恋爱。

一天，大强听说有个村里，一个姓王的老寡妇效仿李大年，也在拦婚车讨彩头。大强要李大年去威胁王寡妇，让她不要抢他们的财路，但没想到李大年和王寡妇打了几回交道后，眉来眼去，最后竟然睡到了一个被窝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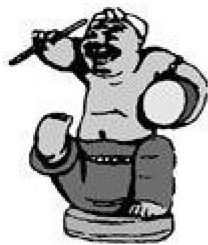
自打李大年和王寡妇勾搭到一块儿后，就把大强给撇开了。大强一下子断了经济来源，十分气愤，可也无奈。大强找张小莉到镇子上去喝咖啡解闷，张小莉耷拉着眉头，也是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。

大强关切地问："小莉，怎么了？"

张小莉喝了口咖啡，愁眉苦脸地说："最近，我被我们公司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给摆了一道。"

大强叹了一口气，说："咋这么巧呢？最近我也被我们单位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给摆了一道。"

大强和张小莉是网友，两人的家离得挺近。张小莉说她是一名公司文员，平时爱好读书、养花。大强可不敢说出他的"职业"，就骗张小莉，说他在一家大工厂工作，平时爱好看电影、旅游。



大强为讨张小莉欢心，做出一副谦谦君子的模样，大度地说："小莉，咱都是品德高尚的人，咱不跟那种小人一般见识。"

张小莉乖巧地点点头，赞同大强的话。

其实，大强嘴上这么说，心头却一直盘算着如何报复李大年，好解心头之恨。

这天，大强终于逮到了机会，他听说镇上派出所副所长的儿子最近要操办婚事，于是心生一计。他去找李大年，刚开始仍抱着一丝希望，劝说李大年离开王寡妇。

李大年断然拒绝："老子我踏进棺材之前，好不容易能碰到一个知冷知热的婆娘，真是干柴遇到烈火，久旱遇到甘露，你小子休想来黄我的好事。"

大强没办法，于是把派出所副所长说成大老板，诓骗李大年，说明天有个大老板家的儿子要操办婚事，并且交代了婚车车队的必经之路。

果然，第二天，大强就听说李大年被抓进了派出所。大强早已想好退路，就算李大年向警察交代，拦婚车讨彩头这事是他大强出谋划策的，到时也可以狡辩说是李大年诬陷他。所谓抓贼抓赃，警察没有当场抓住他大强，就没有证据，拿他没辙。

心里高兴，大强就约张小莉出来喝咖啡，一见张小莉，她也是春风满面的样子。

大强一边帮张小莉的咖啡杯里





放糖块，一边笑嘻嘻地问："小莉，看你笑容满面的，遇到啥好事了？"

张小莉乐呵呵地说："大强哥，前些日子跟你提起的我们公司那个小人，已经遭到了惩罚啦！"

大强"嘿嘿"一笑，说道："真巧啊，我们单位的那个小人也遭到了惩罚，小莉，这可真是双喜临门啊！"

大强和张小莉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都开心地"哈哈"大笑。

这时，旁边一桌的一对男女青年也跟着"哈哈"大笑起来，两人站起来走到大强和张小莉的桌子旁，男青年笑着问道："两位，听你们聊得那么开心，我倒想问问你们，分别在哪儿高就？"

女青年也一脸严肃地说："你是李大强吧？你是张小莉吧？注意你们很久了，没想到这么巧，你们两个还谈起了朋友。"说完，她掏出一张警察证晃了晃，把两人带走了。

大强坐到警车里，在两名警察的讯问中，才知道张小莉跟他是一号人，也是个好逸恶劳的无业人员。张小莉听说有一个村子里的老头拦婚车讨彩头搞到了不少钱，于是跟同村的王寡妇商量，也干起了拦婚车讨彩头的事儿。王寡妇跟李大年搭上后，也撇开了张小莉，因此张小莉怀恨在心。她得知检察院一名检察官的儿子要操办婚事，就诓了王寡妇一道。

就这样，李大年因为去拦副所长儿子的婚车而进了派出所，王寡妇去拦检察官儿子的婚车也进了派出所。

听了两个警察的话，平时装作"谦谦君子"的大强尴尬地看了张小莉一眼，平时装作"温柔淑女"的张小莉也尴尬地瞧了大强一眼。两人进了派出所，才知道警察为什么找上了他们。

原来，那王寡妇担心有一天被警察逮住，于是特意和李大年各买了个手机，分别偷偷录下了大强和张小莉跟他们商量拦婚车讨彩头时的对话，两人一进派出所，就交出了这个"证据"。

在派出所里，副所长看了四个人的口供后，不由叹了一口气，说："这都是些什么事？拦婚车还给拦出两对姻缘来！老的一对干柴烈火，小的一对我骗你、你骗我，这真是'不是一路人，不上一条船'啊！"

（**发稿编辑**：姚自豪）

（**题图、插图**：张恩卫）





替死鬼

□ 任宏伟

面具杀手

史密斯是个大富翁，这天下午，他坐的车行驶在一条偏僻公路上，突然，负责开车的保镖发现前方有个人趴在路上。保镖连按几声喇叭，那人都一动不动。因道路太窄，保镖只得停下车，去看看情况。

保镖走到那人跟前，却发现是个塑料假人，假人的右手上捏着一封信，信封上写着“史密斯先生亲启”。

保镖把信带回车里，史密斯拆开一看，信上写着：“史密斯先生，您好！我是面具杀手，有人出钱让我杀您，为了公平起见，我先和您打声招呼。”

史密斯刚看完信，就听到一声闷响，抬头一看，塑料假人的头被不知从哪飞来的子弹打爆了。史密斯吓出一身冷汗，忙叫保镖开车走了。

直到回到固若金汤的大别墅，史密斯才舒了一口气。

关于面具杀手，史密斯早有耳闻。据说，面具杀手很神秘，没人知道他的名字，也没人见过他的真面目。人们只知道，他自信得近乎



狂妄，杀人前一定会提前通知被杀者，杀人时总戴着个骷髅面具。当然，这些都不是最恐怖的，真正令人害怕的是，十年来他已连杀多人，却从未失手。

史密斯越想越怕，最后，他只好向最好的朋友杰克求助。杰克先是安慰了史密斯大半天，然后建议他短期内不要离开别墅半步，而且每天都要派人仔细检查别墅的安保设施。

史密斯点点头，说："那长期计划是什么？我总不能像坐监狱一样老死在这里吧？"

杰克说："你先躲一阵子，以后怎么办，我们再一起想办法。"

史密斯长叹一声，点了点头。

替身计划

一晃一个多月过去，史密斯都快憋疯了。这天，杰克突然来了，他拿出一张照片，对史密斯说："照片上的人，你认识吗？"

史密斯扫了眼照片："这不就是我嘛，怎么不认识？"

杰克让史密斯再好好看看，史密斯又仔细看了看，才发现照片上的人比他略瘦，眉毛比他细一些，除此之外，差别不大。史密斯激动地一拍大腿："我明白了，你帮我找了个替死鬼！"杰克点点头，他告诉史密斯，照片上的人叫怀特，是他几天前在一个酒吧里发现的。

两天后，杰克拖着一个拉杆箱来见史密斯。史密斯和杰克把箱子抬进地下室，打开箱子，怀特从箱子里钻了出来。史密斯瞅了眼怀特，怀特比他矮一点儿，不过穿双增高鞋，问题就解决了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怀特每天都藏在地下室里模仿史密斯的一举一动。他颇具演员天赋，经过两个多月的严格训练，已经把史密斯模仿得惟妙惟肖，真假难辨。

为了检验怀特的演技，史密斯特意打电话请两个老朋友到家里做客。让史密斯感到意外的是，一个朋友仅和怀特打了声招呼就起了疑心："亲爱的史密斯，你的声音听起来怎么怪怪的？"

这时，怀特故意咳嗽两声，谎称前段日子让私人医生到家里做了扁桃体手术，声音就变了。那个朋友信以为真，说了几句关心的话后，又和怀特热情地交谈起来。

接下来，怀特和两位朋友聊了三个多小时，谁也没再看出破绽。

实验成功！第二天一早，怀特就以史密斯的身份去公司上班。怀特刚走不久，史密斯就迫不及待地



把杰克找来，让杰克陪他出去玩几天。杰克提醒史密斯，为了安全，他们还不能到人群稠密的地方，最好也不要让任何人看到他的真容。

史密斯听取了杰克的意见，两人商量后，决定到杰克的家乡去玩几天。杰克的家乡风景优美，人烟稀少，而且他在那里有一个山顶别墅，绝对安全。

做好准备后，两人同乘杰克的车出发了。一路上，史密斯都很谨慎，只要下车，他都把帽檐压得很低，戴好太阳镜和大口罩。

车一路向北，一直走到晚上十一点才上了一条乡村公路，杰克告诉史密斯，再坚持两小时就到了。车越往前走，路上的车越少，当行驶到一处十分偏僻的路段时，车突然停了。史密斯以为车坏了，可没想到，杰克突然冲他开了一枪。

史密斯受了重伤，奄奄一息地问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为什么……要杀我？”

杰克说：“念在朋友一场的分上，我就让你死个明白。”

其实，史密斯和杰克很早就认识了，经过多年打拼，史密斯成了首屈一指的大富翁，杰克虽也有千万家财，但依旧十分嫉妒史密斯。

四个多月前，杰克在一家酒吧巧遇怀特。他灵机一动想到一个阴险的主意，打算先冒充面具杀手给史密斯写信，然后把怀特推荐给史密斯当替身。只要怀特成功当上替身，他就可以把史密斯骗出来杀掉，然后和怀特平分史密斯的家产。

主意打定，杰克把怀特约出来商量此事，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，两人一拍即合。



史密斯听了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原来那个塑料人……是你捣的鬼！”

杰克冷哼一声，又开了一枪，打死了史密斯。之后他驱车来到附近的一个废弃矿井边，把史密斯的尸体抛进了



深不见底的矿井里。

一想到马上就能分到一笔巨额钱财，杰克很得意，他先打电话告诉怀特说他已把史密斯干掉了，然后哼着小曲连夜返城。

意料之外

直到第二天的中午，杰克才回到家。他的管家递给他一封信，说信是在院子里发现的。

杰克打着呵欠拆开信，一下子被信的内容吓傻了，信的内容只有一句话："杰克先生，我是面具杀手，游戏已经开始，但愿你能活得久一些。"

杰克坐在床上琢磨了大半天信的真假，突然他一抬头，发现日历上显示4月1日，是愚人节。他恼怒地把信撕得粉碎，然后往床上一倒，片刻工夫后就鼾声如雷了。

半夜两点多，杰克迷迷糊糊地听到卧室里有人在走动，他惊恐地问："谁？"

那人回答："面具杀手。"

杰克听出了那人的声音，是怀特，于是说道："怀特，你半夜摸到我屋里想干吗？"

杰克边说话边开了灯，只见戴着骷髅面具的怀特正用消音手枪指着他。怀特说："除了杀你还能干什么？白天我通知过你，你毫无防备地死在我枪下也不能怪我。"

杰克眼珠转了转，带着哭腔说："怀特，求你别杀我，我不要史密斯的钱了，全都给你！"

与此同时，杰克的右手在床上来回摸，可他的手刚摸到枪，怀特就开枪打中了他的右手，接下来又一枪击中他的心脏。

杀了杰克后，怀特迅速逃离现场。走在空荡荡的大街上，怀特百感交集，他感觉自己是世界上运气最好的杀手，他杀了那么多人，警察却没能查到他。现在，他又当上了史密斯的替身，没费什么力气就拥有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巨额财产。如今，杰克也被他杀了，从此以后，他不再是面具杀手怀特，而是大富翁史密斯。

就在怀特激动地想接下来该怎样挥霍钱财时，突然一辆大货车飞驰而来撞死了他。

怀特至死也不明白，原本正常行驶的大货车为何会突然加速把他撞死。原来，怀特杀了杰克后因过分得意，忘了摘掉骷髅面具。这面具吓坏了司机，司机乱了手脚，货车失控了……

（发稿编辑：曹晴雯）
（题图、插图：佐　夫）



民间“打和尚”的故事多有流传，但今儿个说的，既有佛家普度众生的菩萨心肠，又有浪子回头的人间美谈……



打和尚

□忍者文身

滦州大觉寺的天王殿里，除了供奉着东、西、南、北四大天王外，在正对着山门的神龛里，还供奉着一尊笑容可掬的弥勒佛。弥勒佛的左右各挂一块乌漆木牌，上面刻着一副对联，上联是“笑口常开，笑古笑今世事付之一笑”，下联是“大肚能容，容天容地于人何所不容”。关于这尊弥勒佛，还有一段传说呢。

清朝年间，滦州城里有个做蜡烛生意的富商，叫海山。当年，他这名字是专门请高人给起的，取“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”之意。如今这“福如东海”基本算达到了，别看他四十岁刚出头，却将世间珍品吃尽穿绝，每天变着花样地找乐，都不知该怎么享受才好了，只是这“寿比南山”一直困扰着他，怎样才能长生不老呢？

后来，海山终于打听到东北长白山上有位得道的方士炼出了长寿丸，能延年益寿，于是千里迢迢不惜重金购得三粒。那方士叮嘱他，此丸相隔三百年方可服用一粒，三粒增寿一千年。怎奈海山增寿心切，



回到家竟将三粒药丸一口吞下，顷刻间，肚子里就好比翻江倒海，像是孙悟空在里面翻跟斗。海山做梦也没想到，这长寿丸竟成了他的要命丸。临死前，他只对独生儿子海猛子说了一句话："没钱花时你就打和尚吧！"

那年海猛子刚满二十岁，他没听明白父亲说的话是啥意思，心想：这么大的家业，我怎么可能没钱花呢？即使没钱花，我为何又要打和尚呢？父亲一定是被那长寿丸折腾的，说胡话呢！

没过几年，海山的话得到了印证。由于海猛子从小娇生惯养、不学无术，办事又愣头愣脑，本来十拿九稳挣钱的蜡烛生意，愣是让他给赔黄了。后来，他就靠卖家里值钱的东西过日子，却依然大手大脚。正所谓坐吃山空，很快，家里除了他栖身的房子和一尊比真人还大的佛像外，再也没啥可卖的了。曾经锦衣玉食的海少爷，只有拿着破碗到大街上要饭去了。

别小瞧要饭，里面也有窍门，人家专业要饭的，知道咋装可怜咋卖乖，混得好的，每顿还能见到荤腥，可海猛子活这么大，哪儿干过这事？他不会要饭呀，这不，都一整天了，他却连口饭都没吃上，饿得他两只眼睛冒绿光，瞅啥都想咬两口。

这一饿，倒让海猛子想起父亲临终时留下的遗言：没钱花时打和尚。尽管现在琢磨起这话来依然荒唐，可落魄到这地步了，有枣没枣就先打它一竿子再说吧。海猛子正这样想着，对面还真的来了一个和尚，而且就像他父亲冥冥之中特意给安排的一样，这和尚个子比他矮一头，胳膊也比他细一圈儿，要打就打这样的。眼见这倒霉蛋已来到近前，海猛子也就不客气了，挥起拳头照着和尚的面门打去，不料那和尚是个练家子——会武功，一把将海猛子的拳头攥住，顺势往怀里一带，紧跟着脚下一个扫堂腿，"哎哟……"海猛子结结实实地摔了个狗吃屎。钱没见着，眼前倒是冒出好多金星，嘴肿了，牙也掉了。他垂头丧气地回到家，指着父亲的牌位就骂开了："老糊涂，你怎么害我呀……"

骂了半天，气出得差不多了，脑袋也就冷静下来，海猛子想：这爹肯定是亲爹，他活着时把我当成宝贝疙瘩似的，临死也没必要害我呀！思来想去，觉得还得按着父亲的遗嘱去做。

第二天一早，海猛子直奔城北



大觉寺而去。他心里十分清楚，大觉寺里都是文和尚，不会像昨天街上遇到的那个武和尚那样给自己一顿拳脚。

海猛子来到大觉寺山门外，正好看到一个小和尚在台阶上打扫落叶，年龄也不过十五六岁的样子。海猛子悄悄来到小和尚背后，用尽全身力气猛推一把，那小和尚毫无防备，“哎呀”一声往前一扑，顺着台阶就翻滚下去。

大觉寺建在半山腰，由下到上分数个平台，每个平台下都有几十级大理石台阶。小和尚这下摔得不轻，当他翻滚到下一个平台时，早已折胳膊断腿，当场昏死过去。海猛子还跑过去找钱呢，而寺内几个正在打扫庭院的和尚听到动静纷纷跑了出来，有的把小和尚背回去救治，有的朝海猛子扑了过来，两个和尚一左一右扭住海猛子的胳膊，将他押回寺内来见方丈。



方丈觉明法师年逾八旬，但精神健旺，他温和而不失威严，问海猛子何故要打佛家弟子。海猛子把脑袋一晃，理直气壮地回答：“我爹临死前说了，叫我没钱花时就打和尚！”

众和尚一听气炸了肺，纷纷请求方丈将这个狂徒扭送到官府治罪。觉明法师皱了皱眉，想了一会儿，对海猛子说：“你能否带老衲到你家中一看？”

海猛子满不在乎：“走哇！”

觉明法师带着几个和尚，跟海猛子来到滦州城里的家中。觉明法师走进正堂大厅，见厅内供奉着一尊弥勒佛像，便连忙双手合十，道了一声“阿弥陀佛”，他转身又问海猛子：“不知令尊尊姓大名……”

海猛子答道：“家父海山，福如东海的‘海’，寿比南山的‘山’。”

觉明法师一听，不由得长叹一声：“唉——蜡头儿啊蜡头儿，你果然还是个蜡头儿！”



这话一说，莫说海猛子了，就连几个和尚都愣住了，忙问方丈何出此言，觉明法师就将往事从头讲来。

三十年前，一个十多岁的小乞丐混在香客中来到大觉寺，趁人不备偷吃供果，被人发现后通报给方丈觉明法师。觉明法师将他带到自己房中，先让他吃饱喝足，然后耐心询问，得知小乞丐父母早亡，他甚至不知自己姓甚名谁，靠流浪乞讨苦熬岁月，其状十分可怜。觉明法师动了恻隐之心，就将小乞丐留在寺中，供他吃住，又让他专门打扫香案上尚未燃尽的蜡烛头儿，然后拿到城里去换点小钱花。日子久了，人们便顺嘴给小乞丐起了个名字，叫“蜡头儿”。

这蜡头儿人小鬼大，他觉得卖蜡烛头儿赚钱太少，就自己制作了模具，将蜡烛头儿熔化后做成整根的蜡烛，再到城里去卖，价钱可高多了。不到十年的工夫，蜡头儿竟发财了，他离开了大觉寺，在滦州城里买了房，后来又娶了漂亮的媳妇。他觉得这一切都缘于觉明法师及众和尚的恩赐，于是花大价钱，请人在家中塑了一尊镏金弥勒佛神像，早晚烧香，虔诚拜佛。

后来，蜡头儿的蜡烛生意越做越大，钱越挣越多，心却越来越黑了，也不怎么到大觉寺去了，家中的佛像也渐渐成了摆设。蜡头儿有了钱，就觉得自己这名字实在不雅，想到觉明法师博学多才，不如请他为自己起个好名字，于是，蜡头儿带着家奴，备上厚礼，骑着高头大马来到了大觉寺。

觉明法师听蜡头儿说明了来意，瞧了瞧他财大气粗的架势，想了想，说：“我看你就叫‘海山’吧。”

蜡头儿忙问有啥含义，觉明法师解释说：“‘海’是福如东海的‘海’，‘山’是寿比南山的‘山’，有海有山，福寿双全。”

蜡头儿乐得一蹦老高，从此再不准别人叫他“蜡头儿”，而改称“海山”海大老爷了。

说到这儿，几个和尚不解，问觉明法师为何给这种势利小人取这么吉祥的名字。觉明法师“哈哈”

一笑 [illegible]的蜡
烛上 “不知令尊尊姓大名……”[illegible]东
海’， 海猛子答道：“家父[illegible]烛
燃啊 海山，福如东海的‘海’，[illegible]蜡
烛头 寿比南山的‘山’。” 两
个字 觉明法师一听，不由气，
其实 得长叹一声：“唉——蜡上，
说白 头儿啊蜡头儿，你果然还 ”
是个蜡头儿！” 团，



海猛子脸上却红一阵白一阵的，为自己那糊涂的爹感到难为情，可他还是不明白，父亲干吗让他“没钱花时打和尚”，于是就向觉明法师请教。觉明法师在那尊弥勒佛像前打量了一会儿，说：“你父亲原本也是为你日后的生计着想，可他实在是太糊涂了，佛家岂可以打？你不妨到佛前拜一下试试。”

海猛子顺从地走到弥勒佛像前跪下，轻轻地磕了三个头，四下看看，还是不见一文钱。觉明法师说：“拜佛要虔诚，你用点力。”海猛子下了力气，“嘣、嘣、嘣——”三个头都磕出响来了，这磕头的地板和安放佛像的地板是连在一起的，海猛子这头磕得震天响，一边的佛像也受到了震动，这弥勒佛的肚子里像是触动了什么机关，“吧嗒”一声，紧接着就从口中吐出几锭金元宝来。



一个和尚手快，捡起那些金元宝，说：“方丈，这些钱先给小师弟治伤，剩下的应算海山欠我们寺的蜡烛头儿钱。”

觉明法师把脸一沉，呵斥道：“休得无礼！出家人岂可贪财，更何况这是小施主先父留下的遗产。”

海猛子倒是一下子明白了许多事理，忙说：“这位师父说得对，那位小师父治伤的钱理当由我出，我爹欠你们的恩情也理当由我还。再说，我本无一技之能，这些钱到我手里早晚得败光，法师若是真心为我好，倒不如把我也带回大觉寺，给我一口吃的，我就感激不尽了。对了，这尊佛像我也愿意捐赠。”

觉明法师见海猛子说得诚恳，想想也是这么个理，就点头答应了，于是，让人雇了辆马车，将弥勒佛神像请进大觉寺，供奉在天王殿里。同时，为了让海猛子自食其力，觉明法师让他做了庙祝，专门负责大觉寺的香火……

（发稿编辑：姚自豪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陆小弟）





有贼入室

□ 赵勤华

阿丁是个外卖小哥，由于心细，送单总比别人多。

这天中午，阿丁接到一个新订单，来自北郊的幸福小区。

阿丁去过那个小区，很破旧，租住的大多是外地人。阿丁给七楼客户送完餐，等他下到三楼时，发现有个瘦高个正在 301 室门口贴小广告。

这种巴掌大的纸片，被称为城市“牛皮癣”，既不美观又不好清除，高档小区进不去，这些人就专找旧小区贴。

不经意间，阿丁看了看花花绿绿的小广告和那个瘦高个，眉头不禁皱了起来。等走到楼道拐弯处，他又回头看了一眼那个瘦高个，不禁想：难道他……

阿丁越想越感觉奇怪，出了楼道口，他从包里拿出一张餐馆里拿的点餐纸，在背面写了一行字：“幸福小区 6 号楼 301 室被贼盯上了。”然后，阿丁骑上电瓶车，开到北郊派出所，拿出纸条，快速地放到了门口的举报箱里。办完这些事，阿丁才转身回去取餐，手机的“滴滴”声提醒他，还有六个订单在等他送呢！



当天傍晚，派出所民警收到了举报纸条，简短地研究之后，立刻组织警员赶赴幸福小区，在东、西、南、北四个方向的出口处都潜伏了便衣民警。

冬天天黑得早，当两位民警来到301室门口时，发现房门紧闭，屋内没有异常声响。两人稍一弯腰，检查后才发现，301室的房门虽然紧闭，但锁已被撬开，仔细倾听室内动静，隐约可听见脚步声。

怕惊动室内盗贼，两位民警下到二楼，悄悄给外面的同事发出信号。

眨眼间，301室楼下的草地上、二楼和四楼的楼梯上就埋伏好了警力，专等着盗贼出门。

果然，半小时后，两个身着黑衣、背着背包的男子从301室出来了，他俩出了房门，用戴着手套的手轻轻地把房门拉上。两个贼转身急速下楼，刚走几个台阶，二楼和四楼的警员以夹击之势将两人当场擒获。

经过审问，瘦高个交代，他俩是惯偷，经常在隔音差的房门外踩点偷听，只要物色好住户，两人就一起作案。近两个月里，他们已经入室盗窃作案十余起。今天中午，他在301室门口踩完点，与同伙协商决定今晚动手。他还交代，为了不引起上下楼居民的猜疑，踩点时他假装成贴小广告的。不想，这一次却被警方逮个正着。

近两个月，城郊确实发生了十余起入室盗窃案，搞得人心惶惶。警方在电视台发布了关于嫌疑人的监控影像，还在各派出所门口设立了举报箱，希望尽快得到哪怕有一点点价值的线索。

为了搞清整个案情，警方仔细查看了那张举报纸条，发现这张纸条是某餐馆内的点餐纸，便按照上面的电话打过去，第二天就找到了阿丁。

民警问阿丁：“你的举报给了我们准确的线索，你是如何知道他是盗贼的呢？”

阿丁笑道：“我是送外卖的，经常跟一些餐馆联系。昨天我到七楼送餐，上楼和下楼时，发现一个瘦高个一直呆在301室门口贴小广告，看着有点奇怪。我仔细一看，小广告上的‘等你来餐馆’，据我所知已经停业两周了，怎么可能继续花钱张贴小广告啊？所以我断定，这个瘦高个有问题！”

（**发稿编辑**：陶云韫）

（**题图**：陈明贵）



出轨机器人

□张　瑾



王刚最近如坐针毡，他在为一件事情焦虑——怎样能快速离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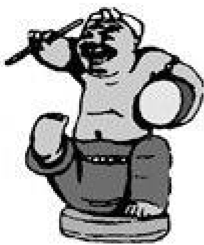
王刚结婚多年，算得上是一位成功人士。他想离婚的原因再老套不过了——陪伴自己白手起家的糟糠之妻小慧愈发不入眼，再加上情人美美穷追不舍、步步紧逼……

其实，离婚倒不难，可王刚的小算盘，是想让小慧净身出户，这无疑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

这天，王刚正心烦意乱地跷着腿，半躺在办公室的沙发上，心不在焉地看着电视，突然，一则广告吸引了他的注意。

电视购物频道在推荐一款新型机器人。据说，这款机器人是专门为有离婚需求的人士量身打造的，暖男、小鲜肉、萌妹子、轻熟女……应有尽有，能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。功能就是迅速干预夫妻关系，博得丈夫或妻子的好感，让一方被吸引、出轨，主动放弃婚姻关系，从而达到购买者的目的。任务完成后，购买者可自行拆除机器人内置的遥控系统，让机器人报废，既环保又无后顾之忧。

王刚目不转睛地看着，他觉得这一定是老天在帮他。当天下午，王刚便迫不及待地直奔广告上的店



址而去……

订购完机器人后不久，王刚的手机就收到了“购买成功”的短信提醒，店内工作人员还向他了解了小慧经常活动的地点。

很快，王刚就发现了效果：一向不爱打扮、素面朝天的小慧开始化妆了！王刚默默地看着小慧对着镜子涂脂抹粉，一边在心里感叹，高科技机器人还真是见效快啊！

渐渐地，小慧有了越来越多的可疑举动：晚归的次数越来越多，手机也不再像以往那样随意往桌子上一摆，她开始有意无意地躲着王刚接电话，偶尔会有一两声撒娇似的嗔怪传入王刚的耳朵……王刚因为自己的“明智之举”非常得意，美美也很高兴，开始策划起两人结婚后的美好生活了。

终于，机会来了，在又一次发现小慧的手机定位在某酒店时，王刚开始行动了。这天深夜，小慧满面春风地哼着歌回到家，王刚装出一副遭到背叛而恼羞成怒的样子，把一沓开房记录狠狠地扔到小慧面前，接着，又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，上面赫然写着：“因女方出轨过错在先，故自愿放弃所有婚内财产。”小慧什么都没说，淡定地在协议上签了字。

王刚欣喜若狂，立刻打电话给美美，两人约定出去庆祝一番。酒足饭饱后，王刚又去了趟银行，打算把账户内的存款提取出一部分转到美美的户头上，这一看可傻了眼，账内只有几块钱了！

一定是那个机器人和小慧捣的鬼！王刚怎么也没想到，一向不过问财务的小慧竟然做出了这样的事！还有那个机器人，不是说不涉及任何家庭财务事宜，只是干扰情感嘛，怎么还伙同小慧把自己的钱都转走了？王刚恼羞成怒，立马跑到买机器人的店里找老板算账。

一见王刚，店铺老板忙低三下四、恭恭敬敬地迎上来，满脸歉意地说：“实在太不好意思了，王老板，机器人一直脱销才没给您发货。不过您放心，明天就有一批新货到，绝对包您满意……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王刚一把抓住店铺老板的衣领，“你根本没给我发货？”

店铺老板一脸谄媚：“是啊，实在不好意思啊……”

王刚一下子五雷轰顶，瘫坐在沙发上……

（**发稿编辑**：曹晴雯）

（**题图**：陈明贵）



考生的待遇

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后，也效仿中原王朝实行科举制度来选拔人才，为朝廷出力。

为了防止考生作弊，保证公平竞争，朝廷明文规定考生进考场时一律要脱光了衣服接受检查。这样做，虽然可以有效地防止考生夹带作弊材料，但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，考生们觉得这是一种羞辱，对此颇有微词。虽然很多人觉得这样做确实欠妥当，可一时又找不到更好的方式来防止考生作弊。



到了金世宗完颜雍的时候，考生们的考前“待遇”发生了变化。当考生们千里迢迢赶赴考场，等待他们的再也不是冷冰冰、不留情面的“检查”，取而代之的是，朝廷体恤考生们一路鞍马劳顿，安排他们集体沐浴。

果然，考生们临进考场之前，几人一组，被安排到澡堂里洗了个热水澡。洗完之后，穿上朝廷统一配发的新衣服，清清爽爽地进入考场考试。

洗个热水澡，换身新衣服，既体现了朝廷对读书人的悉心照料，也维护了考生们的人格尊严，同时又可以防止作弊，一举三得。

很多好的管理方法，都在执行时闪现着人性化的光彩。

（作者：建　成）

体贴成就经典

在爱因斯坦72岁的生日宴会上，亲朋好友都来给他送上祝福，众多记者也闻风而动，来到聚会现场。

聪明的老人明白，记者们除了前来祝寿，肯定还有工作重任在身，所以老人很主动地配合他们，让大家轮番拍摄。

拍摄期间，爱因斯坦一直保持着微笑，由于时间较长，疲倦的老



人笑容渐渐有些僵硬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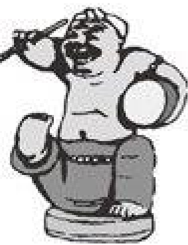
轮到合众社的摄影记者亚瑟·塞西拍摄时，他并没有急于让爱因斯坦摆姿势、做表情，而是体贴地让他先小憩一会儿。爱因斯坦立马放松下来，吐出舌头扮了个鬼脸。凭着职业的敏感，塞西抓拍下了这一瞬间。

最终，这张照片刊发出来，受到同行们的赞赏。爱因斯坦本人不但很欣赏塞西在工作中的态度和独特的眼光，他也非常喜欢这张照片，将其裁切、翻印，制作成贺卡后签字送给朋友。

2009 年，这张由爱因斯坦本人签过名的经典照片，在美国的拍卖会上卖出了高价。

多一份体贴、多一份爱心，会让这个世界多一份惊喜。

（作者：夏福琴；推荐者：荷之韵）



电梯里的凳子

小区里，有很多骑电瓶车上下班的住户。平时，一些电瓶车车主图方便，常把电瓶车推进电梯带上楼，可这么一来，一到上下班高峰时，电梯里就挤得不成样子，也产生了安全隐患。

一些住户实在看不惯，就向小区物业服务中心投诉，物业接到举报后，也曾劝说那些电瓶车车主，可有些人非但不理，还无理取闹、我行我素，问题没有得到解决。

几天后，住户们坐电梯时发现，电梯正对门的那面墙上加装了一排长凳，凳子并不宽，也就三十多厘米，但这样一来，电瓶车就无法卡进电梯了。这下，上下楼的住户们累了可以坐在凳子上歇歇脚，同时，困扰物业很长时间的老大难问题也得到彻底解决。

有时多用一点智慧，可以少费一些口舌。

（作者：赵元波）

（本栏插图：陆小弟）

学写作文，从读故事开始





拿手菜

□徐嘉青

民国那会儿，河南省城开封十分繁华，附近的人都来这儿做买卖。

有个叫刘华的人，住在开封附近的乡下，他想去开封城里找个活儿干，这天一大早就上路了。走了大半晌，离城门不到二里地了，恰好前面有个茶棚，刘华便进去喝杯茶，歇歇脚，就在这时，忽然听到外面有女子的哭声和男子的叫骂声。

刘华平日里就爱打抱不平，一听见声音就把茶碗一推，走了出去。到外面一看，原来女子是卖水果的，那男子说要尝尝味道，拿起一个大梨就咬，女子让他把这梨买下来，男子不但不肯，恼怒之下还掀翻了水果摊。

刘华见状，快步到了跟前，大声说："一个老爷们儿欺负娘们儿，你丢人不丢人？"

男子恶狠狠地说："没事儿一边凉快去！"

刘华仔细打量了一下男子，发现对方是个大块头，要是话不投机动起武来，自己还真不是他的对手，于是灵机一动，说："我是马大眼马爷的卒子，奉他老人家的吩咐到这儿查看查看，有本事你跟我去见马爷。"





马大眼是开封城里一霸，威名赫赫，刘华在乡下也听过他的名头，此时急中生智，就编了这么一句话。那男子听了刘华的话，上上下下打量了他一番，好半天才从兜里掏出钱来，丢到那女子面前，一边走一边说："你记着，我可是给马爷面子。"

见男子灰溜溜地走了，刘华帮着女子把水果摊整理好，这才重新回到茶棚。茶棚里的伙计小声问刘华："这位客官，您真是马爷的人吗？"

刘华"哈哈"一笑，说："我就那么一说，那马爷长啥样我都不知道呢！"

伙计大吃一惊，说："那您可闯下大祸了！"

刘华奇怪道："咋了？"

伙计说："刚才那家伙是个无赖混混，翻不起啥风浪，可您借马爷的名头，怕用不了多长时间马爷就会知道，到时候您可要吃不了兜着走啊！"

刘华笑道："我干的是光明正大的事，你别害怕，我不会连累你们，有啥事儿我全扛着！"

说完，刘华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，坐在那儿吃了块面饼，把茶水喝完，刚准备结账离开，外面"呼啦啦"闯进一伙人来，其中有个大块头指着刘华说："就是这小子！"

刘华一看，就是刚才被他用马大眼名头吓跑的家伙。还没等刘华说话，大块头说："小子，竟然敢冒充马爷的人，你怕是活腻味了。这是马爷的管家程爷，咋发落你就让程爷说吧！"

程管家斜了刘华一眼，冷冷地说："敢在开封城里冒用我家马爷名头的人，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了，你小子有种！说吧，是卸你一条腿呢，还是一条胳膊？"

刘华"嘿嘿"一笑，说："敢情选哪个都不好受啊！我知道马爷好吃一口美食，我有道拿手菜，保准让马爷吃了今儿个想明儿个！"

一听这话，程管家的脸色顿时和缓下来，为啥？马爷不止一次吩咐过，要是遇到能做美食的主儿，想啥法也得把人给带过去。侍奉马大眼这么多年，程管家太熟悉马爷的脾气了，于是他对刘华说："要是你做的菜不能让马爷满意，可就不是卸条胳膊、腿儿的事儿了！"

程管家领着刘华到了马府，让他在一旁候着，自己先到里面送信。马大眼一听，当即就来了精神："奶奶的，这几天正为吃一口犯愁呢，



把那小子带过来，我先问问。”

刘华被带到了里面，他先给马大眼问了好，偷偷一打量马大眼，心想不愧叫马大眼，眼睛确实够大的，正思忖着，就听马大眼问：“你小子会做啥？”

刘华说：“会做的多了，蒸个馒头烙个饼，炒个青菜炸个蛹，这都在行。”

这话倒把马大眼给逗乐了，他说：“奶奶的，敢情我是问错了，你最拿手的是啥？”

刘华说：“鸡蛋羹。”

一听这话，马大眼脸色一沉：“你小子耍我吧？我还以为是啥美食呢，原来是这么个寻常玩意儿。”

刘华没有丝毫害怕，朗声说：“马爷，鸡蛋羹和鸡蛋羹可不一样，我做出来的鸡蛋羹，保准马爷吃了今儿个想明儿个。”

马大眼一听，不但没生气，反而高兴起来，爱吃的人都明白一个理儿：越是简单的吃食，越考验厨师的功力。于是，马大眼让程管家领着刘华去厨房做鸡蛋羹。

过了约摸半个时辰，刘华端着两只相扣着的盘子走出厨房。盘子被送到了马大眼面前，他掀开盖在上面的盘子，一股鲜香扑鼻而来，再看鸡蛋羹表面，镜面般光亮。他挖了满满一汤匙，放到嘴里一尝，鲜嫩爽滑，滋味非凡，不由得大声赞道：“好，真好！”

马大眼顾不得烫嘴，三下五除二就把一盘鸡蛋羹吃了个精光。他把盘子一推，满意地擦了擦嘴，说：“没想到你小子还真有一手，能说说这鸡蛋羹是咋做的吗？”

刘华说：“按理是不能说的，绝活都得留一手，不然可就没饭吃了。不过既然马爷问了，我就如实相告，我在蛋液里加了点东西。”

马大眼问：“啥东西？”

刘华侧过身子，靠近马大眼的耳边，悄声地说了几句话。

说也奇怪，马大眼听到后，不觉愣住了，随后竟然流出了眼泪。

当天下午，从马大眼府上驶出一辆马车，车上载着马大眼和刘华，径直向开封城外驶去。府上的人看到后都议论纷纷，不知道马爷这是中了哪门子邪，竟然被一个无名小子用一盘鸡蛋羹迷住了心窍。

到了第二天，那辆马车回来了，在府里停稳后，马大眼和刘华一前一后跳了下来，随后他们从车上搀扶下来一个农妇，马大眼那恭敬的样儿，真是少见。

府上的人很是不解，有人就上





地上磕头，说日后他要是发了家，定不忘大恩。谁知他一走多年，竟忘了这茬儿。

刘华就是当年救马大眼的那家农户的孩子，父亲去世后，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，母亲才说了当年的事。刘华听后就打算去开封城里找点活儿干，顺便看有没有机会能见上马大眼一面，也好寻条活路。可怎么能见到马大眼，他心里一点底也没有。恰好遇到混混欺负人，刘华灵机一动，假称自己是马大眼的人，这才借机进了马府。

前问马大眼咋回事儿。马大眼把眼一瞪，说："啥咋回事儿？以后她就是咱家老祖宗。"

这句话更是把众人给闹糊涂了。

马大眼不耐烦地挥挥手，说："快去收拾屋子，让你家老祖宗歇会儿！"

后来人们才知道，马大眼当年还是个穷小子时，有一次连病带饿晕倒在一家农户门前，被这家主人发现后，抬到了屋里。那时正闹饥荒，这家人也没有多余的粮食，恰好这家的孩子刚半岁多，女主人的奶水一时吃不完，她就把奶水挤到碗里，喂了马大眼。一连喂了几天，马大眼的病才算好起来。当他得知人家用奶汁救了自己后，当即跪在

这天，马大眼问刘华："兄弟，你跟哥说句实话，那盘鸡蛋羹里真是人奶吗？"

刘华一笑说："哥，我那么说是为了让你想起当年的事，你府里的厨房啥没有啊，一点救命的牛奶还能不好找吗？"

马大眼一听，不由得"哈哈"大笑起来。

（发稿编辑：吕 佳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刘为民）



留一手

□ 俏俏红



清朝时候，混水县出了个能工巧匠叫刘有能，他打小被父母送去学木匠，因为头脑灵活，善于钻研，做出的活儿非常漂亮，很快就声名远播。

几年前，马员外打算嫁女，就请刘有能来家里打造嫁妆。他一连干了将近一个月，最后一天上午，就剩下一个衣柜组装到一半了，于是马员外中午吃饭时，就开始结算工钱。这个马员外，凡事都喜欢精打细算，这么早结算，就是晚上不想管饭，好省一顿饭钱。

算工钱时，马员外不但少算了半天，还找借口说是刘有能手慢，所以克扣了几十个铜板。刘有能讪笑着说："马员外，我做了十来年的活儿，你是第一个嫌我手慢的。再说了，我做的木工活儿，方圆百里没人能超过我，正所谓慢工出细活，活儿做得漂亮才是关键。"

马员外皮笑肉不笑地端起杯子，说道："刘师傅，大家乡里乡亲的，为这几十个铜板，再说下去没意思。来来来，我敬你一杯，以后有活儿，我再照顾你就是了。"

刘有能仰头干了，心里却不痛快，暗忖起来：少了我的工钱，还拿话堵我的嘴，太不地道了。

下午，把衣柜组装好后，刘有能



拿着小锤子，在每件新家具上面敲了一下，就告辞走了。

过了几天，马员外请人来给家具上漆，两个漆匠挪动家具时，家具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响声。两人一愣，这新打制的家具，好像不牢固，能用吗？他们问马员外是哪个木匠师傅做的，当听说是刘有能做的时候，漆匠师傅不相信地说：“不可能，刘有能的木匠活儿，那是数一数二的，怎么会有响声呢？”

马员外心里一紧，让两人试了试所有家具，件件都是如此。他想起刘有能走时，拿着锤子挨个儿敲打新家具的情景，心知有异，看来是刘有能故意为之。马员外的脸都气绿了，马上派人去叫刘有能。

刘有能拿着一把小锤子，到了马员外的家。马员外指着家具，怒气冲冲地质问道：“刘有能，你怎么干的活儿？你得给我解释清楚，不然，要你赔偿所有损失！”刘有能看着家具，慢悠悠地说：“咳，这也怪不得我，凡是经我手的家具都有灵性，这不，我工钱没拿够，它们耍起小性子了。”

马员外恍然大悟，他当即拿出一盒子铜板，说是只要刘有能摆治好了，工钱可以多给，让刘有能赶快想办法。刘有能也没有多要，只拿了他应得的，然后在每件家具上敲了一锤子，就好了。临走时，马员外又气又好笑地说：“好你个刘有能，居然留了这一手，你干脆就叫刘一手得了。”

这话传开后，刘有能这个名字就没人叫了，大家都叫他“刘一手”了。

说起刘一手这一招，功夫在榫头上。无论什么家具，都是利用榫卯结构的原理，榫卯咬合后，慢慢地会越来越紧，成为牢固的一体。刘一手在每件新家具的关键处敲了一锤子，某一处榫卯咬合过紧，导致表面不平衡，搬动时，就会发出“咯吱”声。他拿锤子从里面往外敲一下，榫卯咬合松一点，表面恢复平衡，就不出声了。这种力道上的把握，也只有他有这个能耐。

当然，刘一手是个嫉恶如仇的正直之人，从来不轻易使用这一种损招，但他没想到，很快他就再也不能用这一招了。

这一天，县衙里忽然来了一名差人，说县太爷胡大人的官轿破旧了，让刘一手去县衙里，做一顶新官轿。谈到工钱时，刘一手发现官差开出的工钱很少，就对官差讲，想把工钱提高两成。官差吹胡子瞪眼地嚷嚷道：“刘一手，县太爷让



你做官轿，是高看你一眼，你别爬树上墙，把自己当根葱，小心把你踩成葱泥，吃不了兜着走。”

官差一发威，刘一手不敢作声了，只得答应去干活。

刘一手拿着工具去了县衙里，花了好几天，终于把官轿做好了。一名衙役验收了官轿，结算了工钱。临走时，刘一手拿着小锤子，在轿子里面敲了一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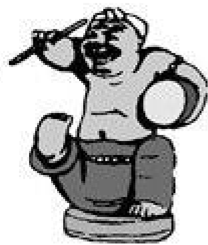
这“一下”当然不白敲。说起胡知县，可是个大贪官，这几年，他巧立名目，搜刮民脂民膏，弄得民声鼎沸，怨声载道。就连刘一手这种手艺人，也每年增征一两银子的“手艺税”，不然就不准出去干活。刘一手心头有气，一冲动，就在新轿子上敲了一锤。这样一来，轿子在行进时，就会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响声。这种声音尤其刺耳，胡知县坐在里面，就会不得安宁。

这一天，新轿启用，胡大人坐着轿子，鸣锣开道。哪知走在大街上，忽然轿底脱落，滚出一封一封银子，封纸破裂，银子散落一地。老百姓一下子蜂拥而来，围着轿子看热闹。胡知县恼火至极，喝令衙役驱赶老百姓，然后慌慌忙忙收拾银子回到县衙去了。

最近，朝廷拨下治理河堤的十万两银子，胡知县悄悄做了手脚，克扣下来一万两。他不敢把赃银放在后衙里，就把银子藏在官轿里，转移到他偷偷置下的私宅里去，想着每天转移一千两，差不多十天工夫，就可以转移完毕。因为旧官轿承载量小，而且已经破旧不堪，听说刘一手的手艺顶呱呱，就找他来做一顶结实的新轿子，却哪里想到，新轿子这么不经用。

县太爷官轿里藏银的事情，像风一样地传开了，县城里的老百姓





都在谈论这件事。胡知县好不恼火，就以藐视朝廷命官之名，令人将刘一手捉拿归案，当堂审讯。刘一手做梦也没想到，胡大人会用官轿藏那么多的银子，官轿底部的榫头被敲了一锤子后，变得不平衡，轿夫抬着轿子一上一下地颤动，轿底承受不了重量，导致底板脱落。如果不藏银，除了会有响声，根本就不会出这种意外。

刘一手刚开始嘴硬，将自己的责任推脱得一干二净，大呼冤枉，说轿子没问题。胡知县哪里肯信？他原来也用旧官轿藏过银子，心里有谱，这点银子加上他的体重，是压不垮官轿的，肯定是刘一手使了什么暗招。胡知县下令大刑伺候，刘一手最终架不住大刑的痛苦，招出了他对胡知县心怀不满，故意留了一手的事情。

胡知县奸笑道："刘一手，既然你这么喜欢'留一手'，那么，本县就成全你，让你名副其实地成为'刘一手'！"他下令，将刘一手的右手放在刑凳上，重打二十大板。刘一手疼得晕死过去，指关节的骨头全碎，右手就此废了。胡知县还不解恨，把刘一手投入了大牢，捏造罪名，打算申报上司批复后，将他发配边关。

刘一手躺在监牢里苦不堪言，本来一时心血来潮，只不过是个恶作剧而已，却不承想断送了自己。

这一天，刘一手正在怨天尤人的时候，忽然牢子来到他面前，双手一拱，说道："刘师傅，喜事来了。"刘一手没好气地说："爷，我都不想活了，你就别拿我寻开心了。"牢子说："谁无聊来开涮你了？告诉你真事，胡大人被抓起来了，你逃过一劫了。"

原来胡知县贪赃枉法的事情，早就传到总督的耳里，总督派出两名幕僚到县城里悄悄私访，恰好那天轿子漏银的一幕，被两名幕僚看见。他们回去上报总督后，总督大怒，派官员来查账，查出了胡知县贪污治河官银的事实，便将他革职，打入大牢。这么一来，刘一手不但无罪，还成了扳倒贪官的有功之人，赏银百两。

刘一手出来后，因为右手废了，干不了木匠活，就收了几名徒弟，传授手艺，由徒弟们来养活他。至于那种用锤子敲榫头的绝活，他不打算传给徒弟们了，这一次，他是真正地要留一手了。

(发稿编辑：丁娴瑶)

(题图、插图：刘为民)



哑巴亏

□ 李志明

龚清黎是位十分漂亮的姑娘，她刚进公司那会儿，单身的我就瞄上了她，找各种机会大献殷勤。龚清黎看出我的企图后，当众宣称，想当她男朋友，至少得有一百万元存款。我因为投资古玩一再失败，存款才刚过五万，便对她死心了。

我对龚清黎死心了，可我的好哥们秦怀玉却没“死心”。这天中午，公司的人都坐在办公室里闲聊，中途我去了趟卫生间，回来时就听见秦怀玉说：“唉，龚清黎，李志明要人有人，要才有才，你就不能把条件降低一些？”其他人都附和着，劝龚清黎别一切向钱看了。一个同事说：“李志明是潜力股，现在投资他，将来回报定会极其丰厚！”

面对大伙儿的“围攻”，龚清黎坏坏地一笑，说：“看在大家的面子上，我就降低条件，李志明要能拿出五十万，我就做他女朋友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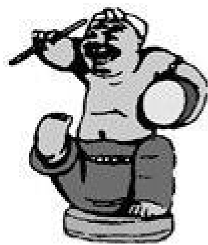
“哎呀，太好了！”秦怀玉一听就大喊起来，“李志明刚花十五万淘到一件乾隆官窑的插瓶，专家鉴定市场价至少值八十万！”

龚清黎嘴一撇：“别吹了，他都没钱吃饭了，哪来的十五万？”

秦怀玉一梗脖子：“我借的！他请我帮他掌眼，我断定是真品，就借钱给他买下了那件插瓶。”

秦怀玉说得煞有其事，可我听得胃里直泛酸。不久前我的确花三万元买了个插瓶，以为是出自乾隆官窑的精品，其实是现代仿品。于是我立马现身，想阻止这出闹剧。谁知我的现身反而让秦怀玉更来劲了，非要让我承认确有其事不可。





在那种情况下，我只好承认了。

这一来，大伙儿便“逼迫”龚清黎答应做我的女朋友。龚清黎嚷道：“干吗啊？逼宫哪？咋说也得让我亲眼见识一下那个插瓶，看是不是真有这么回事呀！”

我在大伙儿的要求下拿来插瓶，龚清黎看了就说那是个现代仿品。秦怀玉急了：“咋才能让你相信呢？”龚清黎眼珠一转：“你要拿出李志明打给你的借条我就信。”秦怀玉大手一挥，说：“我俩是铁哥们，还用打借条？”我也慷慨激昂道：“这就叫男人的友谊！”

我和秦怀玉一唱一和，演得跟真的一样，大家也都相信了。

原本是为了一乐，可此后几天，龚清黎对我的态度明显亲切了许多，令我又重拾起信心。

这天，我约龚清黎看电影，其间鼓起勇气握住了她的手，龚清黎则顺势靠在了我的肩上。第二天，我把这一“突破”告诉秦怀玉，他比我还激动，叫我一定要趁热打铁，在最短时间内将生米煮成熟饭。可惜，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把一锅香喷喷的米饭做成了夹生饭。

看完电影没过几天，秦怀玉在一场车祸中丧生了。秦怀玉还没成家，父亲又死得早，除了老母亲，这世上再没其他亲人了，我便承担起料理秦怀玉后事的重任，忙前忙后地跑，直到安葬完毕。

丧事结束后，公司同事一起送秦母回家。突然，一个同事说：“李志明，你是不是该跟阿姨说说那笔借款了？”我疑惑：“哪笔借款？”同事的眼神陡然变冷了，盯着我说：“你为买插瓶，不是跟秦怀玉借过十五万元钱吗？”

我一听，一时不知所措，再看大伙儿的神情，尤其是龚清黎那一脸的鄙夷，明白现在否认已经太晚了，便嗫嚅道：“那十五万元呀，等我把插瓶出、出手了就还。”

这话一说出口，我明白这笔“债务”算是敲死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便揣着仅有的五万元存款来见秦母，说现在先还五万，以后每个月还一万，直到还完。秦母听了，眼泪流了下来，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孩子，阿姨有退休金，不着急，阿姨希望你能常来看看我。”

我立即答应下来，秦怀玉是我的好哥们，他不在了，我理应承担起照顾秦母的责任，只是得过几天“紧日子”了。这以后，我一有时间便去看秦母，陪她聊天、散步，以排解她的丧子之痛。



转眼之间，大半年过去了。

这天中午，我照例躲开大家来到一家面馆，要了一碗最便宜的素面，正吸溜着，龚清黎端着一碗面和一盘酱牛肉在我对面坐下，并把酱牛肉往我面前一推，说："你不是无肉不欢么，现在改素食了？"

现在，我早已对她不抱一丝幻想了，所以也坦然面对了，我夹起一块牛肉，打趣道："扶贫哪？"

龚清黎"嘻嘻"一笑："你把那个插瓶卖了，立马就能脱贫！"我一听插瓶，胃里直冒酸。不料龚清黎又说："我认识一个古玩收藏家，愿出大价钱收购那个插瓶。"

我打量着她，心里十分纳闷。前两天，我因为工作的事找她商量，她还爱理不理的，今天咋就突然变得和蔼可亲了？突然，龚清黎又"扑哧"笑了。这时我也吃完了，便找了个借口先走了。对她这种崇拜金钱的女孩，我再也不会因为她的一个笑脸便异想天开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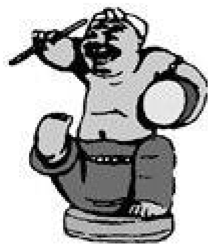
谁知这天晚上，龚清黎真带着一位收藏家找上门来。那位收藏家先是眼看手摸，然后用小电筒将插瓶里里外外照了一番，最后断定是真品，说愿意出六十万。

"太好啦！"龚清黎兴奋得两眼放光，"这下你大发啦！"

龚清黎越兴奋，越证明钱在她心中的分量，我心里也就越鄙视她。不过，经收藏家这么一说，我对插瓶的真伪也吃不准了，难道以前的鉴定错了？于是，我提了几处疑点请教。收藏家又看了一遍后，叹息道："我今天差点就打眼了，很遗憾，它真就是件现代仿品。"

龚清黎一听，脸顿时拉了下来，





瞪了我一眼，说："笨蛋！"

第二天上班的一整天，她都一直瞪着我。我呢，来了个视而不见，心想：啊呸！我就是有五十万一百万，也绝不会娶你这种金钱至上的女孩做老婆了！

一下班，我便赶忙逃离公司来到大街上，这时，龚清黎突然出现在我面前，笑吟吟地问："我想看电影，你愿意陪我去吗？"

龚清黎的态度和先前判若两人，我大脑一时短路，便稀里糊涂地跟着她来到电影院。电影开始放映后，她又很自然地将头靠在了我的肩上，我却没敢握她的手。我问她："你确定你不是在闹着玩？我现在离你的要求可越来越远啦！"

龚清黎娇嗔道："傻瓜！昨晚你表现出的诚实品格，让我真的爱上你了！"

这解释根本不能打消我的疑虑。之后一段时间，因为我不知道她态度转变的真实原因，她越对我好，我反而越忐忑。

这天晚上，我陪秦母散步，秦母见我心事重重，便问我咋了，我便讲了我和龚清黎之间的事。秦母听后笑了，说："孩子，那让我告诉你她爱上你的原因吧！"

原来，秦怀玉去世后的一个月里，我按承诺给秦母又送去了一万元。我离开后，秦母怎么想都觉得不对，因为秦怀玉刚买房付了首付，已经用光了所有积蓄，再加上每个月要还房贷，他哪来十五万元借给我呢？第二天，秦母带着秦怀玉的工资卡去银行查，也的确没看到提款记录，于是，她便来公司找我，想问个清楚。秦母在公司楼下碰巧遇到龚清黎，龚清黎听罢秦母的怀疑后，再回想那天的情景，便明白了事情的真相。她劝秦母先不要说穿，理由是我在收藏上浪费了太多金钱，继续让我"还钱"，则能帮我存下一大笔钱。秦母看出龚清黎对我有意思，便答应了。此后，龚清黎也常避开我去看望秦母，所以，我的一举一动她都了如指掌。

最后秦母动情地说："孩子，是你的真诚和善良打动了她，她对我说，她那些对男朋友存款的要求都是用来吓追求者的，算是她择偶的一个考验。这一年多来，她慢慢发现你是个有担当的男子汉，她是真的爱上了你啊！"

我一听，激动得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……

（发稿编辑：曹晴雯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陆小弟）



秋后算账



□ 王秀申

小菊从进幼儿园到上小学，都是由爸妈接送的。小菊是个懂事的孩子，11 岁那年暑假过后，她对妈妈说："妈，我都这么大啦，学校离咱家这么近，你和爸爸平时工作又那样忙，就不要再接送我了。"

听了女儿的话，小菊妈思忖再三，觉得女儿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。小菊的学校离家不过 500 米，而且回家的道路两旁还有几家零零星星的商户，小菊自个儿上下学应该没啥问题。由此，小菊妈便决定不再接送女儿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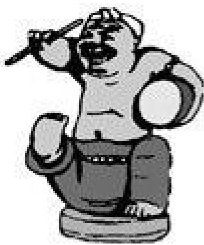
可自打小菊自己一个人上学、放学自行回家，没过一个月便被一个色狼——街边文具店老板张二盯上了。

张二趁小菊到文具店买东西的机会，以诱骗的手段把小菊糊弄到柜台里边，对她上下其手。

小菊很反感，从此以后，再也不敢到张二的店里买东西了。

这天，小菊放学回家路过张二的文具店，张二见路上没人，就胆大包天地强拉硬拽把小菊弄进店里，这一次，张二的手段更卑鄙、更恶劣……

小菊很害怕，回到家便告诉了妈妈，可小菊妈顾忌小菊的名声，



不但没有报警，反倒跟小菊说：“菊儿啊，你千万要记住，这事对谁都不能说，外人知道了这事对你没好处的。”

打这以后，小菊的爸妈不管多忙，都会按时接送小菊上下学。可有时小菊上学、放学路过张二的文具店，还能看见张二瞅着她色眯眯地笑，这让小菊既感到无比恐惧，又十分愤怒。

转眼间到了2015年，小菊也考上了大学。上大学期间，每当小菊回忆起往事，张二那丑恶的嘴脸便会出现在她的眼前。小菊夜里经常做噩梦，有时会尖叫着从梦里惊醒，情绪抑郁，而且她很怕和男生接触。

多年前的遭遇，给小菊的身心造成了严重创伤。小菊气愤至极，终于，她鼓起勇气到律师事务所咨询律师，问像她这种情况还能不能找伤害过她的人“算账”，得到的回答却是不可行，因为诉讼时效已经届满……

小菊没有灰心，平时有空就钻研起相关法律条文。最近，小菊认真地通读了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》，当她看到第191条规定时，不禁心头一亮，她攥紧了拳头，心想着：我终于有权依法找伤害过我的那个畜生“算账”了！

律师点评：

《秋后算账》故事涉及的一个法律问题，即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诉讼时效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》第191条规定，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，自受害人年满十八周岁起计算。诉讼时效期间仍为三年。

故事中的小菊在未成年时遭受了性侵害，在她成长的过程中身心受到了严重的创伤。2017年10月起施行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》第191条等新规定为小菊依法主张权利提供了机会。

（发稿编辑：曹晴雯）

（题图：张恩卫）

2018年6月(下)动感地带答案

神探夏洛克答案：因为欧文就是凶手，假如他是无辜的，不可能知道他妻子是被敲死的。他看到了凶器——手枪，本应认为其妻是被枪杀的。

思维风暴答案：各拿掉一根，变成七上八下。



对人发收购商来说，一头纯天然的、未经烫染的长发可遇不可求。一米以上的发辫论克计价，堪比黄金，业内称之为“黑金”……

『黑金』无价

□刘建平



1.宝贵的原材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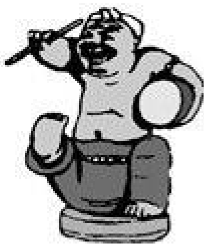
彭浩从部队退役，回到老家马港镇，一时没找到合适的工作。这天，二叔打来电话，说：“小浩啊，你从部队回来了，工作没定吧？我看，你跟你弟弟彭风，一起去S国收头发吧！”

马港镇是中国最大的人发集散中心。彭浩的二叔经营着一家规模不小的人发加工厂，发制品远销海外，利润可观。堂弟彭风常年在外联络生意，一晃也是多年未见了。

彭浩犹豫片刻，说：“二叔，我从来没做过生意，跟着去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呀……”

二叔打断道：“哎呀，别谦虚了。我知道你在边防部队学过外语，又有一身好功夫，去S国再合适不过。彭风这孩子，做生意的脑子是有，但在国外，保护自己却是个问题。你俩各有所长，一起出去闯荡，家里人都放心。别的话不多说，我都安排好了。下周的飞机，具体你跟彭风联系吧！”

彭浩还想说再考虑考虑，二叔“啪”的一声挂了电话。



事情太过突然，彭浩还在整理自己的思路，彭风的电话就来了，开门见山地叮嘱了下周出国需要的证件和物品。

过了几天，彭风开车接上彭浩去机场，坐上了飞往S国的飞机。

彭风生就一张商人的嘴皮子，一路上“噼里啪啦”说个不停：“哥，做人发这行，是一个集收购、加工、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。咱们去S国收购人发，就是产业链中的第一环。收购人发有什么好处呢？现在你没结婚，怕还体会不出来，等将来你媳妇拿着床上的头发丝问你是不是有外遇了，你可以理直气壮地怼回去：摸过美女长发千千万，就算满床都是头发丝，媳妇你也只能支持，而不是怀疑。那有什么坏处呢？你每天的饭碗里都能找出好几根头发丝，你如果问你媳妇怎么回事，你媳妇也敢怼回来：碰过男人头发万万千，碗里肯定不是她的头发，哈哈哈……”

彭浩跟着乐了一阵子，之后问起了自己关注的问题：“小风，国内有的是人发，为什么要跑到国外去收头发呢？”

彭风看彭浩进入了角色，也就改换一副认真的态度，说：“问得好！中国和S国都是世界上人脑袋最多的国家，但对待头发的态度截然不同。中国人如今有钱了，整日里烫染拉洗，化学污染和物理破坏很严重，加工价值大打折扣。S国就不一样，他们观念里女性以长发为美，习惯用椰油护发，基本上保持着头发的原生态。所以，S国人发的质量整体高于中国。相比之下，中国量大，S国质优，在国际市场上，S国是跟我们争夺高端客户的最大对手。归根结底，发制品的市场取决于人发收购的质量，这就是咱们跑到S国抢购人发的原因。”

彭浩一边听一边沉思，接住话说：“我听你说的基本都是女性长发，咱到S国也是收女性长发？”

彭风点头，说：“不错，虽说长短头发、男女头发都有用，用途却完全不一样，短发大都用在氨基酸分解、肥料制作、石油吸附、服装加工等方面，也有昧了良心去做黑心酱油的，但都不如拿长发制作假发利润高。咱们瞄准的就是高利润的假发市场。人发越长越好，一米以上论克计价，价比黄金，因此，行内称之为‘黑金’。我们到S国收购发辫，就是以女性一米以上的发辫为主……”

这一路，彭风普及了很多收购



人发的知识，让彭浩心里稍稍有了底。

很快，就到了S国北部第一大城。彭风轻车熟路，带着彭浩住进豪华大酒店。之后，彭风打了一圈电话，用不太熟练的外语反复谈论收购人发的事儿。彭浩则跟着学习，怎么接触人发供应商，怎么以较低的价格将优质人发收购到手。

谁知过了一个月，根本不见彭风出去，偶尔出去转悠，也不过是吃喝玩乐。只有电话中提到的几个供应商有时会过来一趟，提供一部分货源单子，彭风稍稍压价，差不多照单全收。一个月来，收上来一两吨人发，彭风联系物流公司分批发回国内去了。

这天，彭浩实在忍不住好奇，问道："咱们不用出去再找找货源吗？老是这几个供应商，今天有明天没的，怕供应不上咱们的高需求啊！"

彭风"嘿嘿"一笑，说："哥，我虽说来过几次S国，但也是人生地不熟，这几个供应商还是别人介绍给我的呢。没人牵线，咱们哪儿找去？反正S国人发价格整体不高，就是多出几美元也可以接受。而且，我听说这边做人发生意的黑帮不少，如果咱们自己找货源，万一冒犯了他们，咱们的小命也不保了！所以啊，咱们住在这里坐等送货上门，这叫'稳坐钓鱼台'，半点儿风险也没有。"

彭浩心里明白堂弟不出门的原因了，但那几个供应商捂货惜售，百般抬高价格，彭浩非常气愤。

又过了一段时间，二叔电话打来了，说："彭浩、彭风啊，你们供货力度能不能再大点？我收到的货太少了。价格能低当然更好，关键是要建立起稳定、广泛的收购渠道，如果做到我们不出国，货就能长期发到国内就更好了。"

二叔一催，彭风心急了，他将收购价往上一提，几个供应商果然又运来一批货，暂时将二叔应付过去了。此时，彭浩则打起了其他的主意。

这天，供应商杰迪过来了，聊天时，彭浩感慨地说："我觉得在S国收购人发并不简单，S国就没有一个源源不断的供货渠道吗？"

杰迪晃着脑袋说："我们北方的供应商，已经在附近几个邦的贫民窟、乡村部落里派出了很多流动商贩收购发辫，但还是很难赶上你们的需求。老实说，我们很想从中国人手中多赚些钱，可咱们这儿的女人大多保守，她们宁愿把养了



几十年的发辫无偿献给提鲁玛拉神庙，也不愿意卖掉，发辫很难收。相反，提鲁玛拉神庙的发辫就多得成灾，那里才是优质发辫的天堂。不过，这个渠道可不是一般人能够染指的，那是‘疤头’卡皮尔的地盘。”

彭浩说：“你能带我们去提鲁玛拉神庙看看吗？”

杰迪的眼珠子“骨碌骨碌”转了几圈，说：“可以，不过，至少给我五千美元的带路费。我不能放下我北方的生意不做，跑到南方去给你们当免费导游吧？这个价钱很合理，你们可以考虑考虑。”

一旁的彭风听了，赶紧说：“不着急，我们考虑考虑。”

送走杰迪，彭风埋怨道：“听到了吧，疤头卡皮尔，光听这名字就吓死人了，咱们千万不能去南方。”

彭浩说：“他疤头卡皮尔管天管地，还能管住咱们去神庙看看？跟二叔说，去南方走走，行不行？”

彭风患得患失，不出去怕亲爹逼问供货渠道；出去又怕危险。后来想，彭浩也不是惹事的人，出去走一趟，只当对爹有个交代。于是，彭风打通了他爹的电话，说想去提鲁玛拉神庙“找找供货渠道”。

没想到彭风他爹知道提鲁玛拉神庙的大概情况，对两个人说：“神庙有黑社会光头党把持发辫收购权，不易得手。不过，文人为稻粱而谋，商人为利润而忧。有百分之二百的利润，就值得赌一把，何况远远不止这个数！你们去试一把运气，有机会更好，没机会就跑，千万注意安全。”

两个人随即联系了杰迪，约定同往南部的提鲁玛拉神庙。



2.给神庙的献礼

三个人坐了卖站票的飞机、外挂式火车、大敞篷地蹦子，两天后到了提鲁玛拉神庙山脚



下。排队上山的队伍有几百个，每个队伍都望不到头，彭风吐吐舌头，说："天啊，比中国景区还火爆，我们排队要排到猴年马月啊？"

杰迪说："你没看到队伍里大都是女性吗？那是准备理发向毗湿奴献礼的队伍。我们不用排队，直接上山进庙就行。"

彭浩问："毗湿奴是谁？为什么她们愿意把发辫无偿献给他？"

杰迪说："毗湿奴是守护神，传说他曾被斧头击中头部，一部分头发脱落，于是他承诺，谁愿意献出头发，他就实现谁的心愿。人们对此深信不疑，各地朝圣者甘愿敬献自己养护多年的发辫，希望得到毗湿奴神的庇佑。"

彭浩点点头，一边爬山一边看着那些垂目祈祷、极度虔诚的人们。突然，彭浩注意到队伍里有个左右张望的男青年，一手擎住前面妇女的长辫子，一手捏着一把小刀，以极快的速度割了一下，前面的妇女没有任何感觉，大半头发已经被人偷走了。

彭浩大喝一声追了上去，扑倒了偷发青年，一把揪住他的头发。不想那是一顶假发，假发被揪飞后，露出一个光头来。光头青年翻身持刀挥舞，彭浩一脚踢飞了刀子，从他手里夺走了辫子，抽身跑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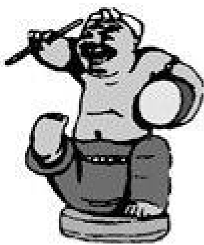
彭浩不想在这里跟个贼纠缠，他拿回发辫还给了那个妇女，妇女双手合十感激不尽。杰迪跟上来，满脸惶恐地说："彭，你在南方怎么可以乱管闲事？这里都是疤头卡皮尔的手下，你这样张扬会惹来麻烦的，你要学会视而不见！"

彭风听杰迪这么说，也吓坏了，说："哥，闲事回国再管，在黑社会一手遮天的地方可不能出风头。咱们赶紧上山，看看就撤吧！"

爬山爬了好一会儿工夫，终于到了提鲁玛拉神庙门口。神庙外侧是一圈回廊，回廊里挨个站着很多理发师，队伍在这戛然而止，人们都耐心等着。轮到的人，无论男女老少，都是纵横几下子被理成了光头，然后心满意足进庙参拜。地上近一米的发辫比比皆是，超过一米的发辫也处处可见，专门收集、整理头发的工人推着小车不停地收拾，忙得汗流浃背……

彭风目瞪口呆，连连感叹："我的天啊，这里满地都是金子啊！"

杰迪说："回廊里有六百名理发师，日夜不停地为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信徒们推头发，山下六百支队伍就没断过人。怎么样？羡慕



吧，我也羡慕，可惜被疤头卡皮尔占了……”

彭浩“哎哎”两声打断他俩说话：“咱们跟着整理头发的工人，看看他们把头发运到哪里去了，好不好？”

彭风和杰迪都很感兴趣，三人瞅准几辆满载头发的小车，跟着推车工人往庙后走去，走了约摸一刻钟，来到一个极为宽敞的仓库跟前，小车顺利进去了，他们三个却被持枪士兵拦住了，呵斥道：“干什么？赶紧退回去！”

三个人往回退着走，趁站岗士兵不注意，绕到仓库侧面去了，隔着牢固的防护网往里看，只见里面黑漆漆的头发堆积如山，数百个工人分头忙着接车、分类、清洗、消毒、装袋、出库等，仓库后面有门，出库的袋子被装车拉走，不用说，肯定拉到疤头卡皮尔的加工厂去了，大家看着，心里又痒痒了一回。

回到神庙，进入毗湿奴神殿，迎面即是毗湿奴神，神像身着王者衣冠，肤色绀青，脖颈佩戴宝石、花环，四只手分持神轮、法螺、金刚杵、莲花，跨在一只大鹏鸟上，面露慈祥的微笑。就是这样一位神，让很多人趋之若鹜，为他奉献出了自己的头发。

彭风和杰迪“扑通”跪倒在地上，嘴里念叨着：“慈悲的神，请保佑我们的生意越来越红火，如果疤头卡皮尔能分我们一杯羹就更好了。另外，还要保佑我们在这里平平安安，别招惹到疤头卡皮尔……”

彭浩也拜了拜，但听到他俩的祈祷，不禁哑然失笑，这样的愿望让人替毗湿奴感到为难，怎么能既不得罪疤头卡皮尔，又能从他那里要来做生意的份额呢？

出了神殿，杰迪说：“咱们再去神庙的营销部看看。如果运气好，可能会碰到人发拍卖会，疤头卡皮尔每次都会派人参加，基本是走过场，最后中标的肯定是卡皮尔。”

三人走向神殿附近的办公区，很快找到了营销部，旁边就是拍卖大厅。很幸运，彭浩他们三个赶上了一次拍卖会。

拍卖大厅是开放的，游客可以随意出入。三个人进入大厅，看到一个光头正在愤怒地拍着桌子谴责庙方：“上次拍卖起叫价 190 美元一公斤，时隔两个月就要 200 美元一公斤，最低增幅也从 10 美元增至 30 美元。在当前经济不景气的形势下，庙方做法实在让人无法接受。我和我的委托人卡皮尔先生表



示最强烈的反对，如果庙方不同意我方报价，我方不排除使用其他手段获得庙方人发转让权……”

其他买主都默不作声，疤头卡皮尔的代表坚持 200 美元一公斤成交。情势紧张，一时间整个大厅安静得令人窒息。

彭风听了报价，不由脱口而出：“天哪，居然这么便宜，250 美元我也愿意要啊！”

杰迪卖给彭风的人发，每公斤价格从没低于 300 美元。这话本来是说给彭浩和杰迪听的，没想到他那蹩脚的外语在安静的大厅里格外引人注意，庙方营销人员听到了，顿时来了精神，反驳疤头卡皮尔代表说：“有人报价 250 美元，你如果不能接受，我们只好转让给这位尊贵的客人了。”

所有人都转头望向彭风，疤头卡皮尔的代表从来没有遇见过这种半路杀出的程咬金，转头愤怒地盯着他们。杰迪赶紧往旁边跨了一步，拉开了一定距离，试图表明自己跟彭风他们不是一伙人。

疤头卡皮尔的谈判代表冷笑一声，说：“既然有人肯出高价，我们自然会尊重庙方的选择。不过，如果不能等来这两个中国人签订合同，造成庙里人发堆积，回头再找卡皮尔先生，我们的报价可不是现在这个数了。弟兄们，我们走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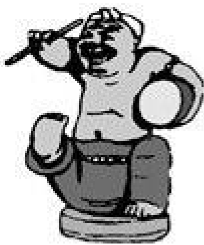
大厅里的人员顿时散去一大半。杰迪面如土色，拉住彭风说：“彭，你得罪了疤头卡皮尔，闯下了弥天大祸。我们赶紧跑吧！”

彭风没料到自己无意间的一句话引起这么大的混乱，后悔得只想扇自己耳光，说：“真该死……”

庙方营销人员已经过来了，热情地拉住已经瘫倒在地上的彭风，提出了签约期限，并表示价格仍有商量余地。

彭浩此时已经隐约感觉到，庙方对待疤头卡皮尔有强硬的一面。





真正害怕疤头卡皮尔的还是那些包括供应商、各加工厂买主在内的平民百姓。此时情况难以把握，彭浩给庙方留下名片，表示会尽量在规定期限内赶回来。然后，他回头拉起彭风和杰迪快步跑出神庙，他们要赶在疤头卡皮尔发起报复前，躲回北方去。

谁知，下山坐上大敞篷地蹦子没走多远，三人突然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，眼前一黑，失去了意识。

3.光头党的报复

一股透骨凉意突然激醒了三人，彭浩意识到被人泼了凉水，睁开眼一看，三个人双手被反绑，身处一个巨大的头发加工厂房中，周围站满了恶狠狠的光头痞子。远处躺椅上歪着一个光头，光头上那道三寸多长的伤疤非常显眼，不用说，这就是令人发怵的疤头卡皮尔了。

卡皮尔正在把玩一支手枪，看人醒了，站起身走了过来，边走边拉动枪栓，将枪口对准杰迪，说："不在北方好好呆着，带着中国人来抢自己人生意，你是国家的叛徒、我的敌人。今天就送你魂归故里，一了百了。"

杰迪浑身哆嗦成一团，无力地举起双手，不住声地哀求说："放过我吧，我什么都没做过，只是带着他们观光旅游而已。"

卡皮尔说："我的调查错不了。若不是你带他们来，我的小弟怎么可能偷束头发就挨打，我的收购权怎么会平白无故地失去？我的损失有多大，我的愤怒就有多大！"

彭风浑身发软，躺在地上不敢动弹，彭浩站起来，说："这事跟杰迪没关系，事情都是我做的……"

卡皮尔猛喝一声"住口"，调转枪头指点着彭浩说："让你说话了吗？呆会儿跟你单独算账，咱们新账旧账一块儿算！"说罢，卡皮尔回手一枪打穿了杰迪的脑门，杰迪"扑通"一声，倒在地上，死了。彭风惊吓过度，顿时昏了过去。

彭浩知道免不了一死，闭目说："废话不必多说，杀了我吧。"

卡皮尔"哈哈"大笑，笑了好一阵才停下来，说："没想到我们会以这种方式再见面，你还记得我吗？"

彭浩听卡皮尔这么说，便睁眼仔细看着他，看了好一会儿，却根本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这个人，要说自己到S国不过几个月，跟S国人产生的交集很少，以前国门都没



出过，更不可能得罪这样的人，唯一的可能就是卡皮尔认错人了。

彭浩摇头说："你认错人了，我从没见过你。"

卡皮尔冷哼一声，说："真是贵人多忘事。看看我头上的这道疤，就是拜你所赐。六年前的边境对峙，难道你忘了吗？"

彭浩猛然记起来了，难道卡皮尔就是被自己一脚踢飞的那个边防军官？六年前，彭浩奉命驻守在边境哨所。一次，数十名S国士兵在一名军官的带领下越界，尽管中国边防军人非常克制，但肢体冲突一触即发。当时彭浩站在山坡上观察情况，S国军官跑过来搞偷袭，彭浩眼疾手快，两招化解了这个军官的阴招，回赠了一脚。S国军官骨碌碌滚下了山坡百十米远，磕在一块石头上才停了下来，被手下抬回S国去了。至于他伤势如何，彭浩无从知道，也没放在心上……

事情过去几年，彭浩早忘记了，现在看来，当年的S国军官就是卡皮尔了。

卡皮尔看见彭浩凝神许久，知道他想起来了，说："你那一脚真是厉害，留下这么难看的伤疤，多长的头发也盖不住了，我索性剃了光头。退役后，我一手创办光头党，得了'疤头卡皮尔'的名号。"

彭浩点头说："原来如此，这样说来，我们之间的确有旧账要算。既然落在你的手里，要杀要剐任你，我死也死得明白了。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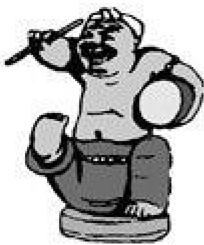
卡皮尔说："你放心，我不会马上让你死。你的一脚，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耻辱，我甚至都怀疑我在部队受到的训练是假的。没想到六年后的今天，毗湿奴神安排我们相遇，那就再次比试拳脚，以定输赢！"

彭浩说："现在是我们触碰了你的商业利益，既然你不愿意谈判，那比试可以，但定出输赢又如何？"

卡皮尔傲慢地说："不必说得那么高尚，归根结底是你侵犯我的个人利益。今天若是我赢了，得以一雪前耻，那我会让你死得很惨，不过万一心里高兴，说不定放你兄弟俩回北方也有可能。如果我输了，当然，这种情况不会出现，我是说如果，那么提鲁玛拉神庙的人发生意，我或许会考虑分你一杯羹。"

彭浩点头同意，卡皮尔非常兴奋，命人解开彭浩手上的绳子。

卡皮尔将外衣脱掉扔给手下，活动活动浑身肌肉，做好了攻击的准备，彭浩扭扭发僵的手腕，也摆



出了迎战的姿势。

突然之间，卡皮尔发动了进攻，拳脚带风，速度极快，招招直逼彭浩要害。彭浩急忙躲过这轮攻击，一个不小心，左脸上重重地挨了一记勾拳，一个趔趄差点儿摔倒在地。彭浩的嘴角淌出了鲜血，他顿时清醒万分，将精神高度集中起来。

卡皮尔一击命中，心情大好，紧接着又是一轮密集进攻。彭浩招招化解，由守势迅速转入攻势，逼得卡皮尔连连倒退，一个不注意，彭浩使出一招剪刀脚，套着卡皮尔脖子将他摔了出去，卡皮尔平地上滑出去四五米远，脑袋狠狠地磕在了染发缸上，只听“咣”的一声脆响，一寸厚的铁缸被砸出一个坑来，卡皮尔的脑袋顿时血流如注，原来三寸多长的伤疤看来又要延长了。

卡皮尔疼得“嗷嗷”乱叫：“练了六年，愣是打不过你这个中国兵！”接着，卡皮尔对身边人吼道：“你们别扶我，给我上，替我狠狠教训教训这两个中国人！”

这时，彭风已经醒了过来，看到彭浩比拳取胜，精神也振奋起来。彭浩趁着打倒卡皮尔的工夫，扯开了彭风手上的绳索。卡皮尔输了之后，不但不兑现承诺，反而恼羞成怒，彭浩拉起彭风就跑。

兄弟俩在卡皮尔的加工厂里边跑边打，最后冲破了层层阻碍，误闯进了一处私人监狱。彭浩一看被关押人员，全都是长发妇女，一问才知道，卡皮尔前些年花低价连哄带骗预订了很多妇女的长发，等头发远远超出预订的长度，却要连根剪去，反抗者就被抓到这里来关着，强迫剪去所有头发才能放回。就这样，不知伤害了多少无辜妇女。

事已至此，也不怕再闹大了，彭浩索性开门放人，准备带人冲出去。他扭头看见一个单间里绑着一位少女，发辫在地上蜿蜒了老远，目测竟有六七米长。彭浩持刀进去，割开了绳子，救下了少女。少女双手合十鞠躬，自称名叫艾西瓦娅。她将头发稍加整理，盘到了头上，跟着兄弟俩一起跑了出来。

彭浩打开监狱后门，将外面几个光头党的人迅速打倒，引着妇女们出了监狱。这些妇女一看获得了自由，在山坡上一哄而散，各回各家，只有艾西瓦娅还跟在彭浩后面。

彭浩跟彭风用汉语商量往哪里跑，艾西瓦娅在一旁说：“你们是不是没有地方去？如果信任我，我带你们到我们长发族寨子里躲躲。”

两个人对这里两眼一抹黑，相



互望了一眼，点头同意了，跟着艾西瓦娅顺着山间小道，往西北方向飞快地跑去。

光头党继续在后面追赶，彭浩随时要应付那些追上来的人，在一次交锋时，彭浩的胳膊上中了一刀，血流得厉害。

就在这紧急关头，他们走到了一条断头路。往前是一个五六米深的直陡山崖，后面是即将追来的光头党，真是前行无路、后有追兵，三人顿时陷入了绝境。

4. 长发族的启示

这时，艾西瓦娅解开长长的发辫，绕腰两圈，她再紧靠住山崖边一棵大树，双手攥着发辫，将六七米长的辫子抛了出去，顺到了悬崖底下，长度绰绰有余。艾西瓦娅说："你们俩，抓着我的辫子下去。"

彭风说："不行不行，把你头发扯断了怎么办？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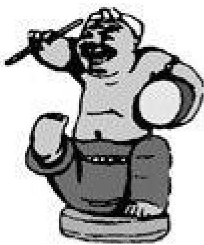
彭浩说："扯是扯不断的。我近来查阅了不少人发的资料，别看头发细，强度不小，一根头发可以吊起100至150克的物品，一头发丝10万根，几百斤的东西都能吊起来，别说一两个人了。只是这么做，让人感到很不好意思。"

艾西瓦娅点点头，说："别不好意思，赶紧下去吧！"

眼看后面光头党逼近，兄弟俩先后抓着辫子下了悬崖。之后，艾西瓦娅一跃而下，彭浩用双臂接住了她。彭浩本来就打算让艾西瓦娅跳下来，然后接住她，可他还没说出口，艾西瓦娅好像和他有默契似的，直接跳了下来，这让彭浩对她的勇气非常敬佩。

光头党跑到悬崖边，往下看了看，叫骂了好一阵子没办法下来，只好悻悻地退去了。





艾西瓦娅见彭浩的胳膊流血不止，拉着彭浩到谷底小溪边清洗了一下，用刀割了自己的一小段头发，挑出一根长发，穿在不知从哪里找出来的细针上，将伤口缝合住了。随后，她又找来两块打火石，将剩余的部分头发烧成了灰，慢慢地将发灰轻轻涂在伤口上，血液很快凝固住了。最后，艾西瓦娅掏出手绢，绑在了缝合好的伤口上。

艾西瓦娅歇息片刻，看大家都饿了，就把剩下的头发绑在一根细杆上，在溪水边的大洞里轻轻地捅了又捅，不一会儿，拽出几只大河蟹来。河蟹拼命挣扎，但双螯被头发丝缠住，越挣扎缠得越紧，根本没法逃脱。彭风找来些枝叶点火，艾西瓦娅收拾了螃蟹用火烤熟，每人吃了两只，暂时填充了肚子。

艾西瓦娅将头发使出这么多种用法，让彭浩、彭风大开了眼界。

三个人休息了一会儿，艾西瓦娅领着彭浩、彭风走向了长发族的寨子。他们穿山越岭，一路走一路聊，相互之间了解了许多。

艾西瓦娅所在的长发族是住在群山中的一个少数民族，信奉长发神。与那些奉献头发的教徒相反，他们族人按照长发神的意旨全力保护好头发，头发越长越自豪，并发明了很多人发的妙用。自从光头党介入了假发生意，长发族就成了这些人觊觎的目标，长发族竭力反抗，却招来了一次又一次的疯狂报复。光头党成员经常到寨子附近威逼利诱族人献出长发，如果不从，就用非常龌龊的手段获得。一次，艾西瓦娅在寨子外被光头党成员缠住，他们想用4000美元买走她的长发，被艾西瓦娅严词拒绝了。谁知，当天晚上，艾西瓦娅就被设圈套绑架走了。若是彭浩他们晚到半天，她这头珍贵的长发就没了……

彭浩、彭风听了唏嘘不已。

就这样，三人在山中穿行了三天三夜，终于走到了长发族寨子。这里山环水绕、与世隔绝，真是一处桃源圣地。艾西瓦娅带着兄弟俩直奔寨子后山，去拜见德高望重的莫罕拉姆爷爷。

彭浩、彭风在一棵巨大的菩提树下看到了莫罕拉姆爷爷，惊得下巴差点儿掉在地上，这是他们见过的最不可思议的景象：莫罕拉姆爷爷盘腿坐在树下闭目沉思，二十多米长的雪白头发闪耀着星星点点的银光，根根向上飘向天际，几乎接触到了菩提树冠，随着呼吸的变化，长发如海藻一般波动不息……



艾西瓦娅正要上前说话，莫罕拉姆爷爷已经睁开了双眼，飞扬的长发慢慢落下，铺散在身后的地面上，他说：“艾西瓦娅，你平安回来就好。”

艾西瓦娅有些生气地说：“爷爷，我还是不是您最喜欢的孙女了？我被疤头卡皮尔抓走了两天一夜，您怎么不来救我？”

莫罕拉姆爷爷微笑着安慰说：“不要动怒，我亲爱的孩子，你听我说。冥冥中有人救了你，我不能代替那个人，那样会破坏你们的缘分。现在你带他们来了，就安排他们住下一段时间，好好款待这二位远道而来的贵客。”

艾西瓦娅消气了，合十稽首表示领教。

莫罕拉姆爷爷转头对彭浩、彭风说：“年轻人，你我见面皆因一个缘字。你们做人发生意，这本身没有问题，但头发在你们眼里，不能仅仅看作是一种财富，还要对头发存有敬畏之心。”

两个兄弟见老者谈吐不凡，就静下心来，认真聆听。



莫罕拉姆爷爷继续说道：“头发乃是人类灵性的散发之地，头脑感知的延伸触角。我们的五官和身体在成年之后不再生长，但头发的生长却会伴随人的终生，甚至在人离世后还会继续生长。我们长发族人信奉头发越长，带给人的第六通感就越强，辅以内心的修行，即可感知过去，预见未来……”

这番话，让彭浩、彭风大开眼界，心悦诚服。

艾西瓦娅安排两个人住下，每天用精致饭菜招待。莫罕拉姆爷爷剪下了自己的一段头发，编成两根结实的银色鞭子，赠给了兄弟俩，并教他们如何使用发鞭。

在练习过程中，彭浩发现艾西



瓦娅也能将头上的发辫运用自如，既能攻击，也能防御。彭浩开玩笑说："那天逃跑时，你怎么没有用这功夫？"艾西瓦娅腼腆地笑着说："我这不算什么功夫，我倒是想欣赏你的中国功夫。"

没几天，彭浩就把辫子功练熟了。和彭浩比起来，彭风就没有这天赋了，他勉强练习了几次，就中途退场，去寨子里游山玩水了。

转眼半个多月过去，这天，莫罕拉姆爷爷严肃地说："你们准备离开吧，卡皮尔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你们若是中途碰上了他，只管全力施展学到的功夫，长发神一定会庇佑你们的。走之前，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交代。"

莫罕拉姆爷爷面对彭浩，郑重地问道："年轻人，你是艾西瓦娅的救命恩人，你愿意娶她吗？"

听了这话，彭浩心中一动。经过这几天的相处，他已经喜欢上了艾西瓦娅，但并没有婚娶的心理准备，一时间，他愣在那里。

这段时间，彭风也仔细观察了艾西瓦娅，觉得她的确是一个好女孩。彭风见堂哥没反应，赶紧接上话茬说："爷爷，我哥愿意。"

彭浩拿眼直瞪彭风，彭风却笑道："哥，你未娶、她未嫁，你怕什么？要是担心娶外国媳妇难过家里那关，那我告诉你，完全没有什么可顾虑的，你弟妹就是我从美国娶回来的，头发也很长，也值4000美元，可惜，那是她买的假发……"

彭浩和艾西瓦娅都被逗乐了。在艾西瓦娅深情期盼的眼神注视下，彭浩点头同意了与她的婚事。

辞别了莫罕拉姆爷爷，三人顺着原路返回，只有出山后才能坐上返回北方的交通工具。

5. 铲除了卡皮尔

走了一天一夜，果然不出莫罕拉姆爷爷的预料，他们与疤头卡皮尔在一处山坡上狭路相逢。

疤头卡皮尔已经撤去了头上的纱布，那里新添了一道三寸多长的红疤。他骑着一匹高大的白马，手持一把枪，领着几十个持刀持枪的光头党成员正在慢悠悠前行。

迎面看到彭浩三人，疤头卡皮尔心头不禁怒火翻腾，骂道："彭，那天你害我养伤到现在，还打伤了我多名兄弟，放走了我私人监狱里的妇女。我好了伤疤岂能忘了疼？长发族人偏偏又帮着你侥幸逃脱，你们哪个都不可原谅！本想明天将



你们连同长发族一并解决，既然你们急着赶来赴死，那就提前送你们升天！”

彭浩斥责道：“卡皮尔，你和你的光头党为了多赚昧心钱，抢劫、绑架、杀人，简直是无恶不作。今天既然遇见了，那就来一个了断吧！”

卡皮尔冷笑一声，不再多说，一挥手，手下人员迅速散开，他一声令下，枪弹齐发。

彭浩、艾西瓦娅带着彭风转眼间躲到茂密的阔叶树林后面去了。一阵密集的子弹打了过去，树林里没了动静，卡皮尔停止射击，指挥手下人分组进入树林搜索。

彭风藏好后，彭浩手持银鞭，艾西瓦娅解开发辫，就等卡皮尔搜树林。一旦有人进来，不知哪里就会“嗖”的一声飞出一条闪亮的银鞭或辫梢，人的要穴被击中后，当即昏迷不醒。进来俩解决俩，进来仨躺倒仨，不一会儿工夫，进来的人全给撂倒了。

卡皮尔连喊几声，手下无一人回应，顿时乱了方寸。他不敢随便进入树林，骑着马在山坡上转了几圈，不知该走该留。

这时，彭浩已从树林里出来，悄悄地逼近了卡皮尔。他趁卡皮尔还在犹豫当口，猛地甩出银鞭，想缠住卡皮尔的胳膊，打掉他的枪。没想到鞭子飞出，却紧紧地缠住了卡皮尔的脖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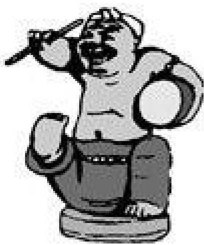
卡皮尔慌张之下回头寻人，一手胡乱扣动扳机连续开枪，一手试图解开脖子上的鞭子。那根银色的鞭子却越勒越紧，卡皮尔挣扎了很久，最终一头栽下马，仅留一丝微弱的气息。

眼见卡皮尔跌下了马，彭浩这才松开了鞭子。彭浩不知道是自己手下不肯留情，还是银鞭有了灵性，飞去缠住了卡皮尔。虽说卡皮尔是恶贯满盈之人，但眼见他被自己打成重伤，下半辈子恐怕不好过了，彭浩终究有些自责。

艾西瓦娅仿佛知道彭浩所思所想，劝慰道：“银鞭既然是爷爷的头发做成，必然具备一定灵性，自然有你意想不到的奇特之处。再说，卡皮尔是整个长发族的威胁、S 国大半平民的祸害，你将他打败了，有什么可自责的呢？”

彭浩想想有理，心中释然了一些，随后与艾西瓦娅和彭风找了三匹马骑上，前往提鲁玛拉神庙去了。他们要赶在约定期限之前签订购卖人发的合同。

当彭浩他们与疤头卡皮尔在山



中对决时，卡皮尔手下人并没有全被撂倒。有胆小怕事的人躲在暗处看热闹，一见到卡皮尔落到这等下场，便骑上快马跑出山，将这消息传播了出去，顿时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没半天时间，很多人都知道了。所以等彭浩他们出了山，到了提鲁玛拉神庙附近时，看到的是一片喜气洋洋的景象。

有人凭借传闻，大致上认出了彭浩他们的模样，便指着他们向大家说："就是他们，推倒了凶残的卡皮尔，让恶贯满盈的光头党解散了，他们是英雄！"

随后，有虔诚的信徒匍匐在地，朝着彭浩跪拜，嘴里高喊道："白马迦尔吉现身了……"

彭浩有些不明就里地问："他们说的白马迦尔吉是谁？"

艾西瓦娅说："毗湿奴神有十个化身，第九化身是释迦牟尼如来，未来的第十化身就是白马迦尔吉。传说，他出现时，将骑着白马，击毁邪恶势力，重建人间秩序。你看你，推倒了疤头卡皮尔，还骑上了他的那头白马。平民大众拜你所赐脱离苦海，当然会把你认做白马迦尔吉了……"

彭浩惊叹道："我一个中国小商人，无德无能。我承认，骑的这匹马确实是白的，但迦尔吉的尊称我可受不起！"

正说话间，提鲁玛拉神庙营销部的人员到了，他们热情地说："你们的壮举，庙方已经全部听说了。神庙的住持拉吉长老特别邀请你们前去小叙。"

彭浩、彭风断定会谈到人发生意，便和他们一起进入了神庙。

拉吉长老早已站在门口等候，见面后，双方相互施礼问候，随后长老就引着大家朝神庙后面僻静的地方走去，远处就是人发仓库。拉吉长老说："'白马迦尔吉'，多么高贵的尊称！祝贺你，年轻人，今天我和我所在的神庙都对你深表敬意。六十多年前，信徒们敬献的头发无法处理，我们全部予以焚烧，但需要从信徒手中收取财物供养神庙；后来有了人发市场，我们用人发换取维持神庙的资金，大大减少了信徒们的财物供奉，但也招引来了疤头卡皮尔，他从人发仓库偷人发、压制神庙营销部，还抢走信徒们的发辫……我们顶住压力采用种种方式与之对抗，可是收效甚微，直到你们的到来。"

彭浩、彭风，还有艾西瓦娅都静静听着，看来，拉吉长老像莫罕拉姆爷爷一样，也有一段劝世良言。



拉吉长老说："这里发生的一切因果，都与人发相关。虔诚的信徒要将最珍贵的头发献给毗湿奴神；精明的商人要把这些头发换成美元；庙方转让人发要维持神庙正常运转。逐利心一起，祸害相随。人发生意既能换来金银，也能惹来祸端……"

说着话，他们已经走到了人发仓库跟前。拉吉长老带头进入人发仓库，指着人发堆积、黑黝黝的座座小山，说："在做生意的商人眼中，这些就是黑色的金子，是一笔笔无价的财富，但作为一个正直善良的人，还要看到人发背后蕴藏的人生百态。头发的主人或虔诚、或无奈，或悲、或欢。人发不仅仅是商品，我们要学会思考和探寻它蕴藏的故事。彭，从此以后，这里的人发就转让给你们，请你万万不要辜负了白马迦尔吉的尊称。"

彭浩、彭风和艾西瓦娅激动地说："不敢忘记长老教诲。"

与拉吉长老辞别后，营销部人员带着彭浩他们签了人发转让合同，以每公斤 200 美元的低价成交，第一批货很快发往国内。

兴奋之余，彭浩和彭风才想起来，他们已经好久没跟家里通过电话了。但是，他们的手机早在被疤头卡皮尔迷晕时就被搜去了，于是，他们找到了一个公用电话，拨通了二叔手机。

二叔听见是他俩，又气愤又惊喜，说："自从你们两个臭小子去了 S 国南部，电话怎么也打不通了，我都快被你们急死了……什么？在忙？别骗我了！一定是去哪儿游山玩水了吧……什么？找到了稳定的渠道，以后人发直接发国内，我的天，太好了……什么？彭浩还带回一个长头发的外国媳妇？行，你们兄弟俩可真是搭帮子一对啊！"

撂下电话，彭浩、彭风和艾西瓦娅飞回了北部。他们找到中间商杰迪的家属，给了他们一笔不菲的抚恤金，然后坐上了回国的飞机。

飞机上，大家都安静了下来。

彭风仰着脑袋呼呼大睡，艾西瓦娅则依偎在彭浩的怀里，彭浩心里不禁感叹：这真是一场肉体和心灵的奇遇！头发如此普通，任人裁剪摆弄，却从来没有停止过生长，最终长出了惊人的长度和价值。这种价值，绝非金钱所能衡量。现在，自己有幸加入到人发生意中来，自己经营的，或许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商品了……

（发稿编辑：陶云韫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杨宏富）



故事会微信号：story63，欢迎添加故事会微信，参与互动！

·神探夏洛克·

毒蛇咬人事件

这天晚上，有位妇人来到警察局报案，只听她焦急地说："我的弟弟不见了，他昨天去山上，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回来……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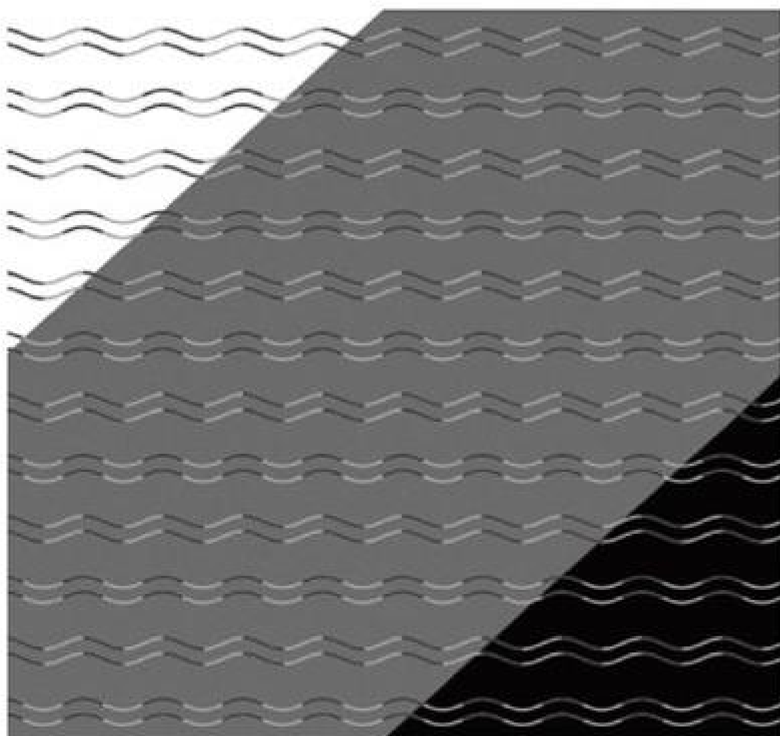
警察局领导闻言立马派人上山调查，直到第二天中午，警察才在山上找到了妇人的弟弟，只可惜他已经死了。只见他的腿上有一处蛇的咬痕，而且经在场的法医初步鉴定，那个妇人的弟弟腿上也确有残余的蛇的毒液，看来那妇人的弟弟极有可能是遭到了毒蛇的攻击而丧命的。

回到警局，夏洛克探长了解情况后却说这是一场谋杀案。

亲爱的读者，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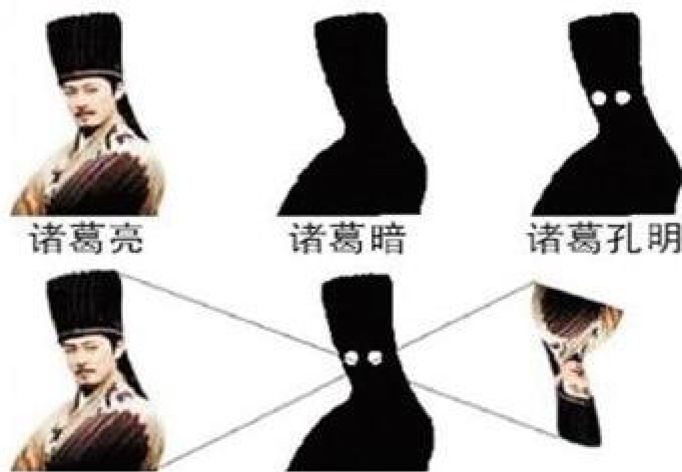
超级视觉　曲线还是直线

在白色和黑色区域，我们看到的是一组双波浪线，但当我们把视线移动到灰色区域时，奇怪，怎么变成波浪线和直线交替出现了？其实，这只是你的错觉而已！



疯狂QA

已知图中上面一排分别是诸葛亮、诸葛暗和诸葛孔明，请问，下面一排的意思是——



想知道答案吗？



1. 您可直接扫描右侧二维码。
2. 登录 http://t.cn/RumE7uG。
3. 购买 2018 年 7 月下《故事会》。

动感地带，与您不见不散！上期答案见本期P63。



改编自美国作家艾尔森·安·格拉法姆的小说。



文夫们的 聚会

弗雷迪·内尔夫和妻子乔治娅搬离了美国西海岸，来到东部落脚。搬到新住处后，内尔夫每天都郁郁寡欢，这次离乡背井对他来说实属被逼无奈。

内尔夫和乔治娅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，不久前，他爱上了自己的女秘书，这段私情很快被乔治娅发现了。乔治娅歇斯底里地发作，她把这事告诉了西海岸的每个熟人，然后逼着内尔夫把家搬到几千英里之外的东部，好让他离“那个女人”远远的。

这天，内尔夫百无聊赖地坐在客厅里，乔治娅拿着一个信封走进来。她把已经开启了的信件递给内尔夫，说：“你瞧，是街区里那个挺和善的男人寄来的，好像是邀请你去参加聚会。你一定要去！”

内尔夫接过来一看，那是一张方方正正的白纸，上面写道：“特此邀请阁下参加石楠木绅士俱乐部的年度聚会，将于一月八日星期日晚八点在厄尔餐厅兰姆厅举行。”

底下的签名是“你的好兄弟，格伦·雷诺兹”。

内尔夫摇摇头说：“我不想去，我压根不认识这个人，也从来没听说过这家俱乐部。”



乔治娅用刺耳的嗓音说："你得去参加！这是你和邻居们搞好关系的机会。咱们已经在这儿住了整整两个月，没有一个人登门拜访过我俩！"

内尔夫暗想：这不足为奇，邻居们在超市里碰见你的时候，一定已经听够了你的唧唧歪歪和各种抱怨。虽说心里这么想，但他口头上仍然说道："也许这儿的居民就是为人拘谨。"

乔治娅冷笑道："是啊，东部的人不像你在故乡认识的人那么友好。"

内尔夫痛苦地说："乔治娅，不要再提起这个话题了。就是为了你，我离开了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……"

乔治娅一下子提高了嗓音："难道这是我的错吗？你这个蠢蛋！这完全是你的错，我没有因为这件事而甩了你，算你走运！"

最后，为了让妻子平静下来，内尔夫只好道歉，答应会去参加那个聚会。

一月八日那天，内尔夫如约来到请柬上说的地方。房间里灯光昏暗，空气里充斥着香烟味，内尔夫坐到一名他不认识的男子旁边，眯起眼睛，打量起屋里的人来，他发现，这些人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挂着一张苦瓜脸。内尔夫感到纳闷：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俱乐部呀？难道是殡葬业者在聚会吗？还是一些自杀失败后打算再次自杀的可怜人组成的俱乐部？

内尔夫正在胡思乱想，一个自称为雷诺兹的男人站上了讲台，宣布说："兄弟们，所有人都到齐了，我们可以开始了。和以往一样，按照顺序，每人一分钟。"

第一个走上讲台的是一名神情疲倦的五十多岁的男子，他有点紧张地开口了："我是哈里·亚当斯，今年对我来说是最糟糕的一年。我的妻子非常美貌，人们都觉得我很幸运，但我不幸运，一点也不幸运。她几乎每分钟都催促我为她买这买那，我赚的钱不够她花，但她威胁我，假如我不屈服的话，她就要离开我，分走我的财产。于是，我在银行办理了贷款，跟银行说这笔钱是为了买新房子。我用贷来的钱买了她想要的东西，但她还想要更多，比如貂皮大衣、钻戒……我只得去另一家银行，抵押房产贷到另一笔款项。我的钱都花完了，我的房子也都抵押光了……"

"哈里，一分钟到。"

哈里·亚当斯垂头丧气地离开



了讲台，另一个人站到讲台上。

“我是布朗宁。我妻子邀请她的妈妈来和我们一起住。这两个可恶的女人，她们哼哼唧唧，唠叨得没完没了，像双声道立体声一样。你们无法想象那是什么场面，男同胞们！我下班回家晚了五分钟，就得听两个女人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。我忘记了妻子的生日，岳母就会狠狠地教训我。我忘记了岳母的生日，妻子也会狠狠地骂我……”

“时间到。”

男人们一个接一个地上台，内尔夫坐在位子上，听得都快入迷了。他在心里感叹：这个聚会太棒了！每年一次，丈夫们聚在一起，挨个抱怨自己的老婆，把内心的不满统统发泄出来，想出这主意的人简直是天才！

内尔夫津津有味地听着，有个人的老婆把自己吃成了280磅重的大胖子，还有人的妻子因为幻想出来的病症去三十个医生那儿看过病。有个倒霉蛋，他的妻子一年里将他的崭新跑车撞毁了三回。还有个男人，他妻子把他所有穿起来舒服的旧衣服都捐赠给了慈善机构。

终于，轮到内尔夫上台了，他告诉所有人，自己的妻子是多么刻薄冷淡，她如何逼迫自己离乡背井：“是的，我是爱上了别人，但我这辈子永远不会再见她，我尝试忘却。我的妻子却一直旧事重提，持续不断地翻旧账，这就像还未痊愈的伤口被一次次地揭开……”

“一分钟到。”

“我再也忍受不了我的妻子啦！”内尔夫走下讲台时，冲着麦克风大喊了一句，他感觉爽透了。

坐回到位子上，内尔夫听着其他人继续讲述，这时，有个一直没有说话的人引起了他的兴趣。这个人一直在微笑，不，简直可以说是笑容绽放，笑得都露出了牙齿。内尔夫凝视着这个与众不同的男人，感到很是纳闷。

这时，主持会议的雷诺兹出声了：“好了，兄弟们，投票的时间到了。乔治，分发一下纸和笔。”

“投票？”内尔夫不解地询问坐在自己旁边的男人，男人解释说：“这是最重要的环节，投票给那个有着最可怕的妻子的可怜人。”

内尔夫想也没想就写下了自己的名字。雷诺兹收集起所有纸条，把它们分门别类整理好。几分钟后，他转过身面对大家，宣布说：“兄弟们，头一次出现了这种情况，一位新会员在投票环节获胜，他就



是——弗雷迪·内尔夫！”

内尔夫站起身来，向大家点头致意，他感觉有点尴尬，有点可笑，但又有点自豪。愁眉苦脸的男人们聚拢过来，逐一与内尔夫握手。内尔夫注意到，有几个人的眼里分明噙着泪花，似乎为没能在投票环节胜出而感到难过。

之后，所有人去了大厅，打算在各自回家之前喝杯酒。内尔夫看到雷诺兹坐在吧台一端，就拿着酒走向他，搭讪说：“这个活动组织得真不错，能把内心的情绪统统发泄出来，感觉超好！组织这个俱乐部是谁的点子呢？”

雷诺兹说道：“是我的主意，过去的五年里，我们每年聚会一次。我负责审核会员资格，你搬来后不久我就注意到了，你家里那口子真的很能来事，对吧？”

内尔夫承认道：“是的，她肯定算个悍妇。对了，你为什么没有在台上讲话呢？因为这是你组织的俱乐部吗？”

雷诺兹语气微妙地说：“哦，不，我妻子在四年前过世了。”

内尔夫感到有些尴尬，他道了一声歉，转移话题说：“坐在那边的那个男人，就是整晚脸上都挂着灿烂笑容的那位，他到底是谁？”

“加里·麦克莱伦吗？他是个管道工。”



内尔夫说：“哦，我记起来了，我妻子跟我说过，麦克莱伦的妻子去年死于某场可怕的意外事故。”

雷诺兹露出灿烂的笑容，轻轻拍打着内尔夫的胳膊，说：“当然了，老伙计，麦克莱伦是去年的获胜者啊！”

（翻译：姚人杰）

（发稿编辑：吕　佳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孙小片）



铁菩萨捉魂

叶德喜

从前有一座菩萨山，山上有个古庙，庙里所有的菩萨均用生铁铸成。这座庙的香火连年兴旺，为方便香客歇脚休憩，半山腰还建了亭子，摆了山神牌位。

然而，在一次狂风暴雨中，山顶龙脉被毁，上山道路被冲，香客上不了山，进不了香，原本繁盛的古庙日渐门庭冷落，和尚只得四散谋生。之后庙宇破败，香火全无，那些铁菩萨被人或盗或毁，最后仅剩一尊最大的生铁菩萨，因身躯太过庞大，难以挪动，历经千年沧桑，依旧遗落残庙。

却说半山腰中的这处亭子，旁边有一眼泉水，清凉甘甜。一次，一个小伙子偶然上山取水，生病的老母饮服了这汪泉水，病竟慢慢好了。小伙子觉得山泉有灵，就在亭子里供了一尊木头山神像。烧了几回香，小伙子又对神像许愿，说若他能娶妻生子，就雕刻一座更大的木头山神像。一年半载后，穷小伙果然娶妻生子。小伙子不食言，马上出资雕了一座大的木头神像，供在亭子里。此事传开后，四面八方的乡邻都慕名前来祭拜。

再说菩萨山顶的生铁菩萨，看到半山亭子里整天香火弥漫，人语





喧哗，祭品堆成山，山神的日子过得十分舒坦，心中十分羡慕。

生铁菩萨不知从哪儿听说，木头山神编了一个捉魂网，专门用来捉恶人魂魄用，恶人的魂魄一旦被捉走，就会一病不起，无法作恶。

生铁菩萨想，如果能借得这捉魂网，捉几个有钱人的魂魄，他们生病后，自己再托梦给家属，让他们上山拜拜自己，弄点香火钱，度度苦日子，过几日，再放这些有钱人的魂魄回家，不就行了吗？

这天，生铁菩萨拉下脸，对木头山神说："我求求你小老弟，能不能将'捉魂网'借我一用？"

木头山神说道："我这捉魂网，从来只捉恶人的魂，你拿去后，不好挪作他用。"

生铁菩萨保证道："知道了，几日后定还你。"说着，他拿过捉魂网就走。生铁菩萨摇头晃脑掐指一算，想到山下北村的大财主万善人，几年都不来山顶古庙进香，却家财万贯，子孙满堂，真是可恶哪！生铁菩萨决定先拿万善人开刀。

为捉拿万善人魂魄，生铁菩萨天天深夜候在分岔路口万善人必经之地，守株待兔。

话说那万善人，人如其名，确实是个大善人，虽是财主之家，却并非为富不仁，只要谁家有难，总会相帮一二，因此很受乡邻尊重。无巧不成书，万善人邻村有个放牛娃不小心在山上跌成重伤，生命垂危，需要很大一笔钱医治。万善人听说此事，马上给放牛娃家送去一笔救急钱，放牛娃一家对万善人十分感谢。为答谢万善人，放牛娃家人做东，办了酒席，答谢万善人。放牛娃家人请了亲友作陪，直到深夜万善人才回家。刚转过村口，就是一处三岔路口，生铁菩萨候个正着，一张大开的捉魂网，把万善人的魂魄囫囵套了进去。黑夜里，万善人顿感冷水浇头，心跳加速，回到家第二天就茶饭不进，气若游丝，一直昏迷不醒。

在外读书的万少爷听说爹生病了，三天后赶回家，马上接来地方名医"百病通"诊治。百病通一到，通过望、闻、问、切，认为万善人是惊吓所致，灵魂出窍，急需中药调治。可百病通药方奇怪，必须用千年生铁作药引，他说，找不到千年生铁，药方无效，万善人生命难保。这下可急坏了全家，大家翻箱倒柜，楼上楼下、角角落落、里里外外，全部翻遍，也没有找到一丁点千年生铁。又发动四亲八邻，也找不着，全家急得团团转，连饭也



顾不上吃一口。

正当大家坐立不安、无心宿食的时候，万家的打柴工挑着柴担回家。打柴工累了一天饿得要命，却发现没晚饭吃，就去和烧饭的抱怨。烧饭的说："老爷生病，找不到千年生铁药引子，今天谁也别想有饭吃。万少爷也做不了主！"打柴工一听，说道："我还以为天要塌了，原来是这么件小事，我有地方去搞！"烧饭的将信将疑，马上告诉管家。管家拿出干粮，交给打柴工说："救老爷性命要紧，你边吃边走！"打柴工接过干粮，带上柴刀，与烧饭的人一起拼命往菩萨山上赶。

爬到半山，生铁菩萨望见万家两人急匆匆上山，激动万分地想：自己还没给万善人的家人托梦，他们倒先来了，肯定是来烧香求自己了。这样富有的人家来烧香，供品肯定丰富。这下好了，苦日子总算熬到头，以后生活无忧了！

万万没想到，万家两人走到山顶破庙之中，两手空空，一不烧香，二不还愿，只是东看看、西瞧瞧。生铁菩萨好生失望，心里说：我这破庙哪有什么值钱的东西，用得着那么仔细寻找？

生铁菩萨手中攥着捉魂网，万善人的魂魄看见自家人来到，十分激动，东撞撞、西撞撞，想破网而出，可网口被生铁菩萨两手死抓着，他怎么也撞不出去。

万善人的魂魄正在与生铁菩萨暗中较劲时，打柴工见生铁菩萨的手足、肩膀、腰身都十分粗壮，无从下手。他灵机一动，爬到生铁菩萨身后，左看右看，然后从背后抽出砍柴刀，对准生铁菩萨的左耳，用力一砍，左耳应声落地。砍柴工随手捡起，沉甸甸的，又朝右耳一刀砍去，右耳也应声落地。

砍柴工一看双耳已落，千年生铁顺利到手，他高兴极了，马不停蹄地赶了回去。

万家两人带着千年生铁到家，百病通一看大喜，忙吩咐人去生火煎药。

生铁菩萨因双耳被砍，情急之下只得弃网护耳。手里网口一松，万善人的魂魄立马破网而出，顺利返家，魂归肉体。加上百病通的一帖奇药下肚，万善人立刻苏醒了。家人大喜，重赏了打柴工。

此事过后，生铁菩萨拿着捉魂网归还木头山神，心里真是有苦说不出……

（发稿编辑：陶云韫）

（题图：孙小片）



炖　鱼

■ 鲁明星



早年间，张老六开着一家小饭馆，这天，恶霸刘二皮闯进店里，将一条活蹦乱跳的鲤鱼扔在桌上，开口就嚷：“帮老子把鱼炖了，老子要用它下酒！”

这刘二皮平时干尽了坏事，人人对他恨之入骨，这会儿，见他腰间别着枪，旁边还跟着两个凶神恶煞的手下，张老六也不敢轻举妄动，拎起鱼就进了厨房。

张老六迅速开锅下料，不一会儿就做出了一盘香喷喷的炖鱼。可正要把鱼端出去时，店小二手一哆嗦，整盘鱼飞进了灶台边的潲水桶里。那桶里脏得不成样子，这下，鱼还能吃？张老六赶忙将鱼捞起来，可污水已渗进鱼身。

这可怎么办？店里没有成色那么好的鲤鱼可代替，到鱼市去买也来不及了。张老六急得满头大汗，刘二皮不耐烦地大声嚷道：“快点！再不把鱼端上来，老子就拆你的店！”

张老六吓得赶紧端鱼出去，刘二皮的两个手下站得老远就闻到了怪味，其中一个端起枪就对着张老六吼：“该死的，你给我们老大做了什么东西，臭成这样！”

张老六瞪着对方，不敢言语。刘二皮却示意手下放下枪，他一歪嘴，道：“都说张老六做鱼是一绝，谅他不敢怠慢我，不然我一枪崩了他！”张老六表情严肃，盯着刘二皮尝菜，一只手却背到后头，悄悄握住了插在后腰的菜刀柄。

只见刘二皮拿起筷子尝了一块鱼肉，立马一拍桌子，破口骂道：“真是要了命了！”

张老六见势不妙，攥紧菜刀正要和刘二皮拼命，没想到刘二皮接着说道：“臭腐乳炖鱼，张老六，你这一招真是妙得要命啊！”

（**发稿编辑**：丁娴瑶）



理发风波

■ 汪　志

这天早上，张鹏出差刚到家，老婆就向他瞪起了眼：“头发那么长也不知道理，呆会儿洗完澡理发去！”见老婆批评自己，张鹏连忙答应：“放心，下午一定理。”

老婆上班后，张鹏先去和一个朋友吃了午饭，两人喝了不少酒。

酒一上头，张鹏走路有些飘，但老婆交代的事他没忘，否则晚上甭想上床。张鹏晃晃悠悠地走到一家叫“秀秀”的理发店，这家理发店他常来，老板娘长得漂亮，发也理得好。张鹏推开门时，理发店里坐满了顾客，正排队呢。



仗着自己是“铁杆顾客”，张鹏跑到了前面，叫老板娘先给自己理。一个大娘嚷开了：“你这个小伙子，懂不懂规矩？”

张鹏理直气壮地说：“我待会儿有急事。”大娘回敬道：“我还等着理完头给孙子做饭呢！”这时，老板娘推了张鹏一下：“不许插队，你等会儿再来吧。”

借着酒劲，张鹏火了：“你以为老子没钱？”说着，他从兜里掏出了一张百元大钞，扔给了老板娘。

老板娘也火了，她将钱扔了回去：“赶快滚蛋，你以为你是谁？”

大娘见状，想息事宁人：“算了，就让他先理吧。”

老板娘的眼圈红了：“不行，我今天就不理。喝了几杯猫尿，逞什么能！”张鹏一看，赶紧开溜。

第二天中午，张鹏在菜场偶遇了大娘。张鹏赔笑道：“大娘，昨天我喝了些酒，是我不对。”大娘望着张鹏道：“少喝酒！小伙子，你后来去哪儿理发了？”

张鹏说：“秀秀理发店。”

大娘不信：“她咋还给你理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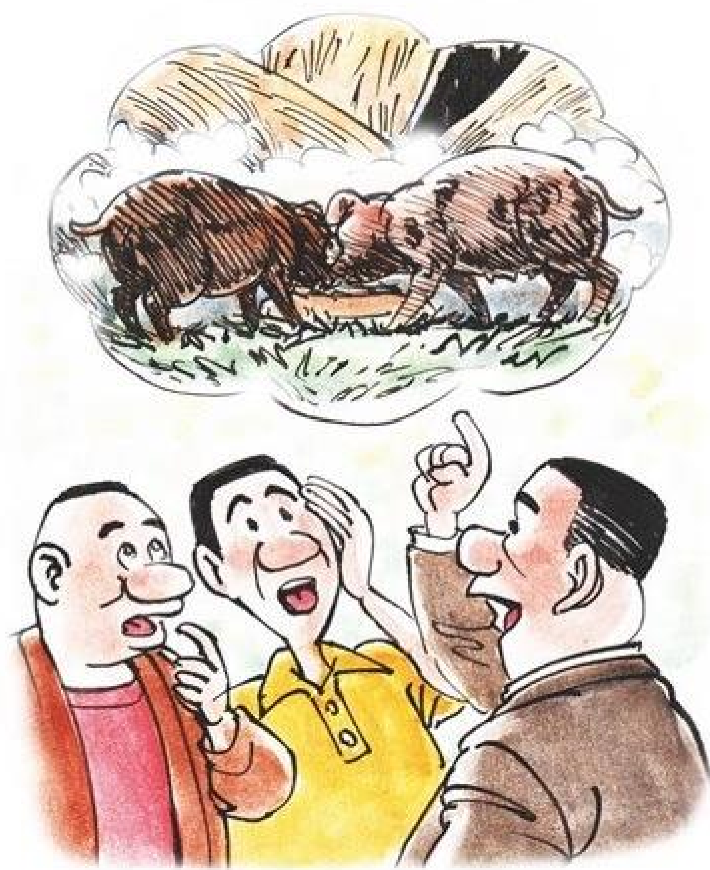
张鹏笑着说：“实不相瞒，那个老板娘呀，她是我老婆……”

（发稿编辑：陶云韫）



猪拱的

■ 李威远



姜家村村主任老姜退下来了，村民选他的儿子小姜当了村主任。

小姜一上任，就遇上强台风来袭，他马上抓紧布置，让贫困户麻九搬出危房，安排住到村部。

强台风过去了，一大早，有个村干部赶来向小姜汇报，说是全村情况倒还好，就是麻九的房子成了问题，说倒，它没倒；说没倒，它倒了。小姜着了急，说："走，过去看看！"

老姜听了他俩的话坐不住了，也跟着去了现场。

小姜到了那里，绕着危房转了两圈，发现麻九的房柱用的是竹子，房子斜倾着往下倒，由于后墙一根粗竹子斜撑着，屋檐着不了地，像扁担挑着担一样颤巍巍的，屋檐离地也就一尺多。

小姜一跺脚说："麻烦大了！"原来文件规定，房倒的标准是屋檐着地，屋檐没着地，申请建房款不够条件；可申请不到钱，麻九难道长期住在村部？

小姜上前仔细看着，这斜撑着的竹子要断未断，其实只剩一点点连着，勉强支撑着屋檐，他又急又气，说："我一脚踢断算了！"说着，他起势要踢，那村干部赶忙拉住说："千万不能踢，你这一脚就是弄虚作假，违反纪律！"

就在这时，忽听有人一阵吆喝，一看，不知什么时候，老姜端着一个猪食盆赶来了，他把猪食盆往粗竹子边一放，很快，引来了两头猪。这猪正是老姜家的，已经饿了半天啦，见了猪食盆，一下子蹿了过来，在粗竹子边又吃又拱，突然，"轰隆"一声，竹子断了，屋檐着了地……

就这样，麻九的危房倒塌了，救济款也申请到了。事后乡里收到匿名信，说小姜村主任弄虚作假。乡里派人下去调查房子怎么塌的，村民都说："猪拱的！"

（**发稿编辑**：姚自豪）



虱子惊魂记

陈贵中 搜集整理



一个流浪汉身上，寄宿了甲乙两只虱子。甲虱子寄宿在流浪汉臭烘烘的脚板心；乙虱子寄宿在流浪汉乱蓬蓬的头发里，这小日子嘛，过得都算滋润。

在一次虱子大会上，甲乙两只虱子凑到了一块儿，一番交谈，很是投机，后来，两只虱子索性拜了把兄弟。

甲虱子问乙虱子："大哥府上在哪？"乙虱子说："我住在青丝岭，贤弟家居何处？"

甲虱子说："我住在泞泥洼，虽然路途遥远，但明日老弟一定前去拜访大哥。"

甲虱子不负约定，第二天去探望乙虱子。它行至途中，流浪汉感到后背痒痒，伸手一抓，抓到了甲虱子，看都没看，顺手丢进嘴里。

甲虱子在流浪汉的肠胃里，黑洞洞的，它惊慌失措，正彷徨无计，幸好流浪汉闹肚子，蹲在一个草丛里出恭，放了几个响屁，甲虱子被排出体外。

甲虱子是很讲诚信的，费了千辛万苦，才重新爬到流浪汉身上，再经过一番艰难跋涉，终于与寄宿在青丝岭上的乙虱子见面了。

乙虱子看见甲虱子满脸憔悴，愕然道："上次相遇，贤弟说次日来访，大哥我望穿秋水，贤弟怎么延迟今日才到？"

甲虱子惊魂未定："说不得了，俺在拜访大哥途中，被五虎上将拿住，不由分说，送进衙（牙）门，入肚州，过肠州，眼见性命不保，恰巧史（屎）将军出营，放了三声响炮，把俺驱逐出去，总算捡了一条小命，能与哥哥相见，也是前生造化。"

（发稿编辑：丁娴瑶）





新工作

■王　芬

这天，老张下班回家，刚走到小区门口，门卫小李就对他招手喊道："张大叔，有人找你！"

老张走进门卫室，一个老汉迎上来握住他的手，又是哭又是笑："恩人啊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！五年前在中心医院，我住院欠费，是你帮我把费用垫付了，还送给我回家的路费，你对我有天大的恩情啊！"

老张想起来确实有这么一回事，老汉又流着眼泪说："恩人啊，我好不容易打听到你住在这儿，几经辗转才找来了！"

老张笑道："小事一桩，你何必这么辛苦找来呢？"

老汉抹了抹眼泪说："必须找你啊！今年我侄子也生病住院了，实在是没钱，我想来想去就想到你了，麻烦你再借些钱，好让我们把住院费还上。"

门卫小李在旁边都听傻了，原以为老汉是来报恩的，没想到居然是来借钱的。老张倒是很热情："可以可以，你要借多少？"

老汉一听喜出望外："不多，一万就够了。"

老张搓了搓手，问："你侄子啥时候出院？如果住院时间长，一万怕不够，这样吧，我先借你三万。"

老汉看着老张，激动得话都说不完整了："好人啊，好人……"

老张和颜悦色地说："这没什么，我这人就是见不得别人难受，不管谁来借钱，只要我能借的，都会借。后来啊，来找我借钱的人越来越多，为了能更好地帮助别人，前两年，我连工作都换了。"

老汉问道："那你现在是做什么工作的？"

"我开了个借贷公司，来，大爷，让我们先把这张借据签了。"说着，老张麻利地从公文包里掏出纸和笔放到了老汉面前。

（发稿编辑：吕　佳）



意外考题

■ 潘雨昕

晓雨留学回来不久，去参加一家大公司的应聘考试。

应聘的人很多，大家到齐后，考官说："考试时间只有五分钟，请抓紧时间答题。"接着，考官把装有试卷的文件袋挨个发到应聘者手里。

应聘者们打开文件袋一看，都愣住了：试卷上的题量不小，可考试时间只有五分钟，这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

考官发完试卷后宣布："考试开始！"大家都用最快的速度开始答题，晓雨却没有急着下笔。她留学时研究过很多国外大公司的招聘考题，知道这些考题往往别出心裁，另藏玄机。晓雨细细看了一遍考卷，果然发现了蹊跷，只见卷子的第七题写道："本试卷只需要做第二题和第四题，其他题目请忽略。"

晓雨心花怒放，认认真真答完第二题和第四题，五分钟时间刚好到了，她信心满满地交了卷。看到其他应聘者因为没有答完题而焦头烂额的样子，晓雨觉得自己必胜无疑。

过了一会儿，考官来宣布考试结果："很遗憾，本次考试，没有一个人应聘成功。"

晓雨听了，觉得难以置信，她跑过去气呼呼地对考官说："第七题说'只需要做第二题和第四题'，我按要求做了，为什么没有被录用？"

考官笑着说："第七题说只需要做第二题和第四题，就说明第七题不用做，那么，第二题和第四题当然也不用做。这次考试，考的是应聘者的逻辑思维，只有交空白卷才是正确的。"



（发稿编辑：吕　佳）



留下哪一个

刘忠山



宏大公司要招聘一名人力资源部主管，最终面试入围了三个人。留下哪一个，得由老总墨老板决定。

这天，墨老板亲自对三个入围者进行面试。第一个叫张甲，有多年国企的工作经验。他侃侃而谈，说得头头是道。

第二个人叫李乙，是海归人士，有国外名牌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的博士学位。李乙直奔主题，把目前宏大公司人事管理存在的一些问题一一指出，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，说得非常到位。

第三个叫王丙，是个文艺青年，资历和前两位没法比。

面试完，墨老板让秘书谈看法，秘书直言不讳："王丙缺乏专业背景和从业经验，首先把他否决。前面的两位要学历有学历，要经验有经验，可谓旗鼓相当，留下谁，还请老板定夺！"

墨老板摇摇头，说："不，我已经决定了，留下王丙。"

秘书惊讶道："啊，为什么？"

墨老板说："我查过他们的底细，张甲在国企干人事管理时，乱开口子进人，曾受过处分，这种人不能要；李乙虽然学历高，但喜欢照搬国外那一套，不合实际。"

秘书急了："他们再不合适，也总比王丙强吧？"

墨老板说："我听人说，上次市里组织了一个舞台剧，剧情很不紧凑，改了几次效果都不好，最后不知谁让王丙去试试。这家伙，一下子把剧中人物从三十人裁减到了三个，结果演出效果出人意料，大获好评。我们这次招聘人力资源主管的目的，就是要搞好下一步的大幅度裁人。这工作，我看王丙就非常合适！"

（**发稿编辑**：陶云韫）



自救有方

■ 黄　平

周末傍晚，八卦岭景区的胡主任突然接到汇报，说有个外国游客到现在还没走出景区，估计是迷路了。

原来，这天上午有个叫汉斯的德国游客慕名来到景区，他跟出租车司机约好，下午五点在景区门口等他。那个司机下午提前来到了景区，还跟汉斯通了电话，汉斯说他还在山上。可到了五点钟的时候，汉斯并没有出来。司机再打电话联系，汉斯却关机了，估计是手机没电了。司机担心汉斯出事，就赶紧跟景区联系。



胡主任心里一惊，八卦岭景区山高林密，道路曲折，就像诸葛亮的八卦阵一样。当地人进入景区都很容易迷路，何况一个外国人。天很快就要黑下来，要是汉斯一个人被困在山里，后果难以想象。

胡主任立即赶往景区，同时安排人调看监控，确认汉斯有没有出来。他又通知相关工作人员马上集合，做好进山搜救的准备。

等胡主任赶到景区，天已经完全暗下来了。综合各种情况后，胡主任决定马上进山找人！可是偌大的景区，到哪里去找呢？胡主任心里一点儿底也没有。

正在这时，远处有个黑影走了过来，走近一看，竟然是汉斯！胡主任惊喜之余，简直有点不敢相信，忙问他是怎么走出来的。

汉斯看上去倒是一点都不害怕，他耸耸肩，操着一口流利的汉语说：“山里的道路真是太神奇了，就像进了迷宫一样，所以我就迷路了，走了很久都出不来。后来，我看见路边别人扔下的垃圾，就有了主意。哪里的垃圾多，说明走的人就多，顺着这些垃圾我就慢慢走出来了……”

（发稿编辑：曹晴雯）

（本栏插图：小黑孩　顾子易）



NEWS!!!

2018年
获得"上海好童书奖"
获评"沪上小朋友最想读的童书"



《变成信封的孩子》



《雪地里的山猫国》



《快乐城堡有奇迹》

小朋友，我是你的小精灵咪萌，愿我能陪伴你一起快乐成长

作者主页

邹超颖，儿童文学畅销书作家，曾获"冰心文学奖"，被媒体誉为"80后长篇童话第一人"。

作品连线

在一个不同寻常的夜晚，一只精灵突然造访了男孩吉卡的家。他是只快乐精灵，专为失去快乐的孩子送快乐……

快乐城堡领地遇到大危机，雪地里的一串猫脚印带领吉卡、奶酪包、冰柠子渐渐进入危机的旋涡……

精灵咪萌终于与男孩吉卡他们相遇，然而，入江王对他们发起正面攻击，一场大战一触即发……

《变成信封的孩子》定价32.00元，《雪地里的山猫国》定价32.00元，《快乐城堡有奇迹》定价35.00元，以上三本套装（赠送函套、涂色画、课程表、书签）定价：108.00元。想要与咪萌一起开启这次快乐成长之旅的小朋友，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与咪萌见面哦：

1. 就近到各大实体书店购买；
2. 登录当当、京东、亚马逊等网上图书商城购买；
3. 登录《故事会》淘宝官方网店（或用淘宝APP扫描右边二维码）购买；
4. 汇款购买方式：

地址：上海市黄浦区绍兴路74号（200020）；

收款人：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版发行部。

购买两册以上免收邮资，套装8折优惠。

5. 咨询电话：021-64338113。



CN31—1127/I
国内代号：4—225
国外代号：M156
零售价：5.00元
每月22日出版

ISSN 0257-0238





故事会微信



中国邮政发行畅销报刊